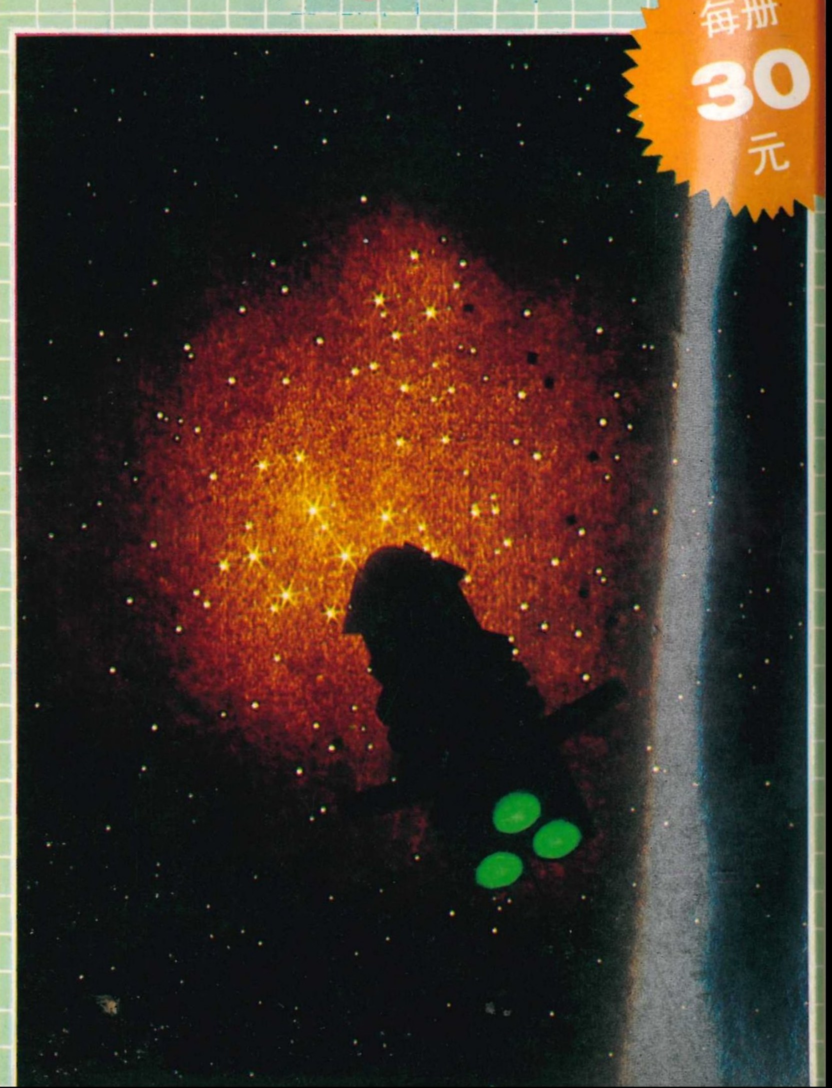
飛碟與科幻

雙月刊 第4期

每冊 30 元



我們的話

·致讀者·

十月廿五日光復節下午三點鐘，本社在台北市圓山天文台演講廳舉辦的「大家談飛碟座談會及幻賞片欣賞」，吸引了來自各階層的人士，不但會場原來一百個座位坐滿了，走道上也擠得水洩不通，估計參加者最少有二百五十位，還不包括那些不得其門而入被擋在門外的人，「華視」並且派出記者前來錄影採訪，這種空前盛況是始料未及的。

聯合報萬象版並於十月卅日刊出座談會當天的主講人呂金駮（呂應鐘）的專文「飛碟——二十世紀的謎題」，報導當天講話的主要內容。足見社會大衆對飛碟的關心與興趣已逐漸在提高。國內有關人士籌組「中國不明飛行物研究會」也已接近成熟階段，正待申請立案，經費方面將來可能還需工商界的支持。

本期刊出的科幻小說「北極行動」，是自然科學文化公司的總編輯張之傑先生的作品，我們感謝他百忙中賜稿支持。國內科幻小說的稀少，與創作者少、發表園地少有關。台灣時報副刊籌劃的「科幻小說大展」，即將推出，令人振奮。有些投稿到本刊的創作稿件，字數過長的，我們已轉送台灣時報處理，我們也發現一、二位年輕極具潛力的新作者，相信假以時日，必有成就。

由於本刊創辦伊始，發行網尚不十分健全，如果在書攤買不到，請儘量郵撥訂閱。

飛碟科幻 飛碟科幻 飛碟科幻

飛碟科幻 飛碟科幻 飛碟科幻

UFO & SF第四期目錄69年12月～70年1月

飛碟與科幻

發行人：黃炳煌
社長：許希哲
常駐顧問：蘇子
策劃指導：呂應鐘
編輯部：黃海・張文玲
胡滿美・陳靜惠
美工：黃朝明・李明玲
營業部：朱代濟・董晃良
彭崇元
發行所：飛碟與科幻雜誌社
社址：台北市和平西路1段143號
民和大厦11樓之2
（與照明出版社同）
郵政信箱：台北市6—74號
電話：3036554・3036561
定價：30元・全年6期160元
郵政劃撥：108948 照明出版社帳戶
門市部：中華書城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209號地下樓
電話：(02) 3140011
總經銷：忠佑公司
台北市永康街37巷19號
電話：(02) 3924367
印刷：晶文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伊寧街9巷13號
電話：5943255・5927562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二二九六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四四七一號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誠摯的迴響

・本刊

本刊於十月二十五日假台北市立天文台天象館舉辦「大家談飛碟」座談會及幻燈片欣賞，激起了空前盛況，也使我們覺得，國內有心人士實在很多，這是學術自由風氣的一次證明。

三十日，我們接到永和市林志高先生的來信，文詞懇切，見解精闢，我們認為值得公開給所有喜愛研究飛碟的人，讓大家對飛碟問題再度深思。

以下就是林先生來信全文：

※ ※ ※

呂先生您好！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參加您在天文台所主持的座談會回來後，長久以來梗在心中的幾句話，有不吐不快之感，希望您不嫌囉嗦才好。從您的談話中，以及從「宇宙科學」到「飛碟與科幻」，我知道國內也有一批有智慧有知識的人，並不因為本身有高深的科學知識而排斥那目前在科學上尚很難證實和解釋的「神秘」事物。下面我想以一點、二點……的方式寫下我對此類事物的淺見。

一、聖經上曾提到末日來臨前，有知識的人反而會成為信仰上的障碍，因此不要去和有知識的人說（大意是如此）。而佛經上也提起有「知識障」這一回事。可見知識往往會給人帶來自高我慢的習氣，所以儘管有那麼多的證據擺在他前面，他仍然要搖頭，對於這種人，我想既使耶穌復還，佛陀再來，也是奈何他不得，不理他也罷。（註：我不是教徒，既未受洗也不會受戒。）

二、我認為很多相信有飛碟的人，對於為什麼外太空人會在地球上空「橫行」這回事的想法太過於理想化了，也可以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有的人認為他們是和平使者，親善大使，是為了挽救人類生存的危機而來的；有的人却恐懼他們是戰爭販子，是掠奪者，為佔領地球而來。我的看法是就和我們坐飛機飛越非洲大草原一樣，飛機的聲音雖然使得草原上的野獸害怕，但我們的本意並非要消滅牠們或保護牠們，我們只不過是路過或者是觀光罷了。

三、雖然也曾有飛碟在大城市裡列隊飛行，展示他們的英姿，但絕大部分的飛碟都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出現，很多人感到很奇怪，我以為並不很怪，就像我們到了非洲大草原，總不致於冒冒失失的闖進大象、獅子群聚的地方而自取滅亡吧！

四、飛碟總是招待小人物而不向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打招呼，這一點有很多人提起：這和小人物的野心不大，不會「挾」飛碟以自重，圖謀他們的科技以謀不軌有關。

五、您也提到通靈一事。我認為「靈」是「能」的一種形式，只是這種「能」並非我們目前在實際並不怎麼高明的科學儀器所能夠探知的。生命是「能」的一種表現方式，當「能」不再藉肉體來作用時，生命也就告終。而我們目前所知的是「能」雖然會改變形態，但並不會消失。「能」的活動是藉「波」形來顯示，因此當某些人的「能」力特強，他所產生的「波」可以和四度空間以上的「能波」感應道交，所以他就能夠通靈了。

六、古老的中國所傳下來的占、卜、醫、命、相五術，雖然有許多有知識的聰明人認為那些根本就是迷信。但是如大家所知的，地球本身就是一個磁場，而宇宙更是一個最大的磁場，磁、電、聲、光只不過是「能」的一種形式罷了，「能波」或者說是「能線」在空間中錯綜複雜的交織着，他們豈不是會互相感應嗎？主宰人身心活動的如果是「能」，豈不也要受到外在各種「能」的影響嗎？人的命運不正是受到這些「能」的影響嗎？從事占卜醫命相的人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淪落成為謀生糊口的工具，而不能使其發揚光大，實在是可嘆！

七、以前的「宇宙科學」我想是因為銷售無法維持發行而停刊的吧？我還着實抱憾了一陣子。因此我特別期望「飛碟與科幻」能夠不斷的成長茁壯，所以提出一個小小的建議，建議你們到每個高中或國中去擺一、二天攤子促銷，而不要只在大學裡面推銷，那天的座談會相信您也注意到了，到場的有不少是高中和國中的學生，他們正在求知欲旺盛的階段，相信如此做，對於 貴社的業務會有幫助的。

囉囉嗦嗦寫了一大堆，大概您也看煩了。我是一個知識不高的人，所以幾乎什麼都相信，但願「飛碟與科幻」越來越精彩。 祝

愉快！

林志高 拜上

十月二十八日



●本刊資料室

英國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概況

英國的土地面積是美國的五十分之一；但是在美國，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報告總數，僅是英國的六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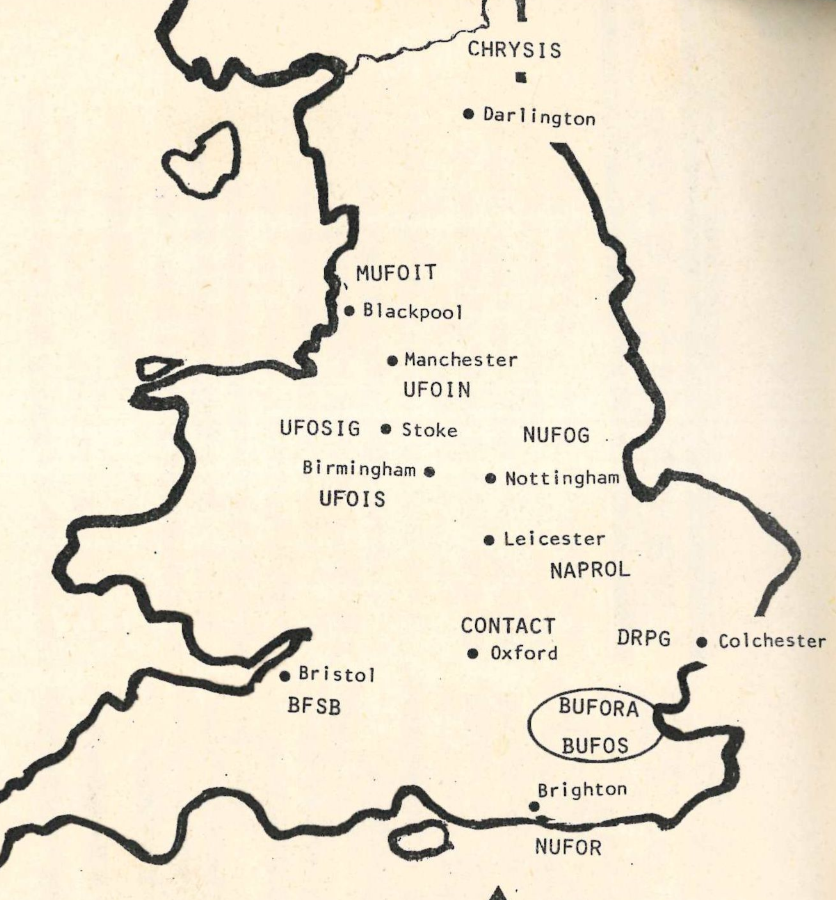
●澄清觀念

我們先來談談不明飛行物體目擊報告與事件本身。

許多人以爲，它們是一碼子事兒，但是實際上它們所代表的意義根本就不相同。打個比方說，世界上半數的不明飛行物體目擊報告是來自美國，但這並不眞表示半數的不明飛行物體事件都發生在美國。

不明飛行物體事件本身是獨立的；但其目擊報告卻牽涉到各個目擊者語言的差異，傳播的障礙和政治的原因。

中國大陸就是一個例子。雖然中共的新聞中充斥著不明飛行物體的報導，但是在美國，或其他鐵幕外地區，人們又知道多少？此外，由於政治上的理由，



▲英國不明飛行物體研究主要組織所在地：

Darlington——達令敦
Blackpool——黑潭
Manchester——曼徹斯特
Stoke——斯托克
Birmingham——伯明罕
Nottingham——諾丁罕
Leicester——倫斯特
Oxford——牛津
Bristol——布里斯托
Colchester——克契斯特
Brighton——布萊頓

中共完全禁止討論不明飛行物體，農人不敢也不願意報告。

●本性有助於研究開展●

在英國，語言的隔閡和報導的障礙並不存在，政府對於此事的態度開放。這或許與英國人本性有關。英國人性本喜各式各樣的事物；不明飛行物體此事不過只是其中之一。再者，可能由於他們有系統、持續性作法的關係，遂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飛碟評論」創刊二十五年來的卓越成就，就是顯示英國人這種持續到底，奮力求成的本性。

●發揮組織特性●

平心而論，英國每一平方英哩範圍內，所發生的不明飛行物體事件，並不比美國多。但是英國人運用了高度的傳播技巧，在單位範圍內，成立了較多的組織，並展開了多項的研究工作。因此，他們的報告在質與量兩方面，都很可觀。

●最早的國立組織●

英國最早的國立研究不明飛行物體團體，成立於一九六二年，叫做「不列顛不明飛行物體研究組織」。在此之前，尚有許多地方性研究團體，但它們隨即合併至此一組織內。

這個由國家資助建立的研究團體，採公開會員制，會員的資格並無嚴格規定。每一個會員都有資格參與調查工作。

「不列顛不明飛行物體研究組織」，在所有同類性質的團體中，一向以其成功的集會享名。去年（一九七九年）八月在倫敦，由該會主席彼得希爾召集的國際性大會中，通過成立一個「國際性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標準工作小組」，更使該組織聲名大躁。

該項大會，邀請了美國、加拿大以及歐洲所有重要國家代表與會，雖然它還並不算是眞正的世界性大會，但是其集會的方式（會期固定）和討論態度（避免討論「所有」問題），卻是該組織邁向成功的一個重要關鍵。

該組織出版有兩份刊物，一份是「不列顛不明飛行物體研究組織雙月刊」；另一份去年八月才剛創刊的「短暫太空現象雜誌」。

在該大會中，各個代表討論最熱烈是「不明飛行物體」這個名詞適當與否的問題。有人主張改名，有人則表明這個名詞已經像「柯達」或「全錄」一樣，深植人心。艾倫．海萊克表示：「我寧願透過教育的方式改善人們對不明飛行物體的認識，而不主張單去更換它的稱呼」。他認爲不明飛行物體研究者應強調「『不明』的意義僅僅是用來表示我們所面對的，研究的，是一個無人能否認它存在的現象。這種現象曾透過各種身份的目擊者，從世界各地傳來；雖然關於此一現象來源的理論和意見很廣泛，但畢竟沒有人能否認它不存在。」

英國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概況

●專做編目的「接觸」協會●

另一個組織較龐大，態度方法與不列顛不明飛行物體研究組織迥異的團體，叫做「英國接觸協會」。

這個組織是國際性「接觸」協會的總會所在地。該組織成立的目標是將全世界各地不明飛行物體現象，歸類入檔。在牛津大學的研究中心內，就存有一份「全球不明飛行物體分類編目」。

英國「接觸」協會，成立於一九六八年，前身叫做「國際天空斥候隊」，創辦人是特倫契伯爵。

該組織就舉辦活動的表現而言，實在平平。他們並不常集合，也不注重個案的研究工作。但是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該組織所刊行的出版物或報告，一直維持良好的水準。

「接觸」協會出版了兩份刊物。一份是「通曉」季刊，刊登一般性文稿；另一份是「不明飛行物體名簿」，專門登載特別報導，編目或研究性文字。

●相輔互成●

雖然上面我們所談的兩個組織，一個是國立的，一個是民間的，它們研究的成果也各有特色，但是它們並不像英國國內，甚至其他地區的小團體間相爭互鬥。

這兩個團體間，能拋棄成見，合作互助，不但使衝突性降低，也使客觀性提高了許多。

英國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概況

●默默的耕耘者●

並不只是大組織才能有成就，小團體一樣也會奮鬥有成。

譬如說在本島北部的達令敦，以及黑潭、斯托克、諾丁罕、倫斯特、克契斯特、布里斯托、布萊頓各地的研究團體，雖然成員並不多，但研究成績都很可觀，與國立的「不列顛不明飛行物體研究組織」也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

多少年來，不明飛行物體研究工作的重心一直集中在倫敦附近或英格蘭南部。為了矯正這種情形，「不明飛行物體北部聯誼會」遂在一九七四年成立。該聯誼會由十八個分佈在本島北部與中部的團體合成。

這個聯誼會並無常任駐會人員，所有決定係遵行會員團體投票結果。

該會建立有中央檔案系統，所有資料都可供研究者自由取用。為了避免重複起見，該會各會員雖各自享有調查、研究個案的機會，但他們仍需相互協調、會報，一方面減少人力、物力的無謂浪費，一方面並提供全面性資料作研究之用。

該會並嘗試舉行為期只有一天的大會或講座。這種聚會對象僅限於中、北部地區的不明飛行物體研究者，其它與此無關的外地團體或個人，則不包括在內。

此外，聯誼會每月並出版一份新聞信，協調並編纂各項研究工作的進行過程和結果。該份刊物的編者，是在英國不明飛行物體研究界，頗享盛名的傑尼·藍德列斯。

●一項新而重要的團體●

由於越來越多的人，聲稱他們自己是不明飛行物體研究專家或調查者，一個新而特別重要的團體於是誕生。

這個團體的名字是「不明飛行物體投資者組織」。

該組織是採取會員制，想要入會的人，必須先要提出一份簡歷，在這份簡歷中，撰寫個案技術報告數量的多寡，將是入會的重要關鍵。

英國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概況

這個組織允許各入會會員，保持原來所屬團體身份。他們所努力的方向是建立一個資格標準，期望將來正牌的不明飛行物體研究者，都能像其它行業的開業者一樣有合格證明—執照。雖然目前這種想法尚無法實現，但是他們確實正朝向一個嚴謹的「職業工會」型態做去。

這個組織的會員用不著繳納會費，所有調查活動的費用，都由個人自己支付。他們並出版有「飛碟評論」。

整個兒說起來，這個組織具有下列優點：

㈠各種經驗可專門知識滙集。
㈡創造一種突出的合作精神。
㈢保存重要的個案資料。

●其他組織及刊物●

除了上面我們談到的團體和出版品外，還有一些團體和刊物也很重要。

曼徹斯特研究協會，是一個與新聞界關係密切的研究團體，該會會員是依各人貢獻多寡而選定，不接受一般申請入會。

伯明罕的「不明飛行物體調查處」，只從事少數的研究工作或調查活動。

「空中現象調查團」是一個規模很小的團體，但他們以工作經驗豐富和效率高著名」。

「愛爾蘭不明飛行物體研究中心」，是一個研究不明飛行物體歷史與社會意義的團體。該中心出版有「愛爾蘭幽浮新聞」。

此外，在出版品方面，「幽浮研究評論」雙月刊，主要刊載「不明飛行物體北部聯誼會」的研究報告。「馬戈尼亞」則刊載不明飛行物體的社會與心理方面研究文字。

●結論●

英國對於不明飛行物體的研究，在組織上，可以說是相當健全，在態度上，他們都樂觀的積極從事。

最重要的，他們為未來科學研究的情況與事業工作的認定，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

（取材自美國幽浮研究中心公報）

天降異物

●一五五七年李科辛尼報導，發生在一五〇三年的十字架之雨。

吳季城 譯

基督教最怪異的傳統便是，宣稱「撒拉哥沙之柱」是天使伴隨着聖母瑪麗亞（在她生前），將之搬運來的；然後，她在柱子頂上，指示使徒聖傑姆斯。世上大多數文化的傳統都含有「異物」——好比「撒拉哥沙之柱」，據說是天上掉下來的。異物通常都被當做神聖，供奉在寺廟裏，或者用來作法。如今，它們瑟縮在博物館的地窖，或者展示在一些被人遺忘的地方，上面標示着「石器時代祭拜物」。我們有趣地注意到，一八六〇年的「大英協會報告」中葛列格的隕石目錄列着：西元四一六左右，康士坦丁堡的空中，降下了一個柱狀的雕石。

角錐落石具有許多不同的名字：雷霆石、霹靂石、天斧和閃電矢；普遍地被當做對抗閃石的護身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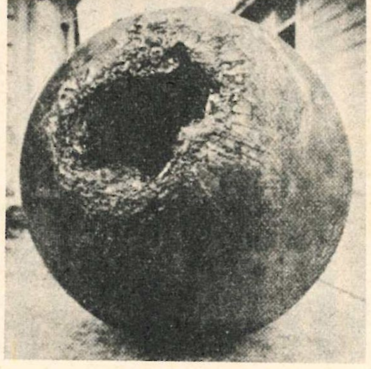
。我們看布林肯柏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雷霆利器」，便可以知道緬甸、中國和日本的當地人相信這些落石是天上製造的。泰留斯在一六四九年寫道，某些博物學家相信：雷霆石是空中「閃電的散發，由於四周洋溢的靈液而凝聚在一團雲中，所製造出來的」。正如同今天許多異象的解釋一般，這種說法也帶有某種意義。它比科學正統接受天上可以掉下石塊的時代，還早出若干世紀呢。

福特對於閃電擊中的鄰近，以及隱藏在閃電所擊中樹中的「斧形」石頭的記載，特別感到興趣。布林肯堡提到，遠在牙買加、挪威、馬來亞和英倫群島等地，廣泛地傳說着，這些「石斧」是隨着閃電，從天而降的。福特並且添加了北美印地安人（見第二二—二三七號「原始文化」雜誌）和南美印地安人（見第十七—二〇三號「美國民俗雜誌」）的類似傳說。

盎格魯撒克森人特別害怕「小矮人之矢」、或「神箭」，也就是精靈們所打造和射出的小暗器。我們在資料中曾經見過這些事例連續出現，而且復現於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代。如今成爲人們記憶的，也許一度是出於眞實的事件，反之亦然，曾經是想像中的事，也有成爲事實的可能（見「無巧不成書」一節）。現代關於「小矮人之矢」的一個絕佳的例子，記載於麥克葛雷格的「鬧鬼的小島」：「幾年前，一名年輕小女孩曾在麥迪湖（Loch Maddy）撿到這種『神箭』。那小女孩出門到黑夜中拾取一些泥煤，聽見有東西破空而來，落在她腳邊。」（與精靈有關的飛石故事，請見「小矮人和怪異公路」一節）。



●不尋常的「隕石」，一九一〇年八月落在奧亥俄州的十二吋長大理石棒。



●一般認爲是太空中墜落下的十六吋金屬球，一九七二年在紐西蘭發現。

一八八七年六月，一片經過加工的石盤，落在法國的塔比(Tarbes)。康提・蘭杜（一八八七—一八二）試着用旋風來說明那片石盤，可是它並沒有附帶的碎片，而且是裹在冰塊中。一九一〇年「美國科學者」雜誌引起了一場爭論，因爲查理斯・侯德爾（Charles Holder）在一篇文章中宣稱，落在墨西哥的亞奎谷（Yaqui Valley）一塊「類似隕石的怪石」上深深鏤刻的碑銘，已經被他解出來了。侯德爾說，上面的碑銘是馬牙文，相當容易辨識；因此，這件事很輕易地就解決了，使得原來所謂「一塊刻有碑銘的石塊降落到地球上」的說法，中止了查證。

今天，異象似乎改變了其形式，爲了迎合這個無神的時代，神聖的物體被貶抑了，代之以現代科技最瑣碎的產品。從我們的紀錄中，可以翻查到一九一一年以來的金箔與亮片之雨；一八四二年來的人造化學品之雨；一九三六年來的螺釘與螺環之雨；一九五五年來的塑膠品之雨；一九六一年來的銅管之雨；以及自從十九世紀初期以來，或大或小、或金屬或塑膠的各式各樣球雨。在印度的比傑里（Bijori）地方，穿好洞以便串起來的多色捻珠，據說已經定期地落了將近一百年。有時候，捻珠紛落，多得可以任你用手掬取。根據一九五五年一月號的「命運」雜誌，所有追溯來源的努力均告白費（如果假定是「旋風」運送的，那麼某處的工廠或倉庫一定會定期減少存貨）。同樣的，一九六九年九月三日，佛羅里達州的普恩塔・歌達（Punta Gorda）的一場暴風雨落下的高爾夫球，警方調查徒勞無功（見一九七〇年七月號「消息雜誌」INFO Journal）

韋納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中國的神話與傳奇」一書，提及古時候有關「雷公」的故事。雷公是掌雷之神，他從天上降下了一瓶治療用的溶液，給一名被閃電所殛的婦人。現代的類似情事，可以在一九六八年古巴的平納戴里奧（Pinar del Rio）地方，四次的大量泥濘、木塊、石頭、碎玻璃和碎陶器之雨中看到，雖然精神上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卻增加了對人的傷害性（見一九六九年十月的「世外」（Beyond雜誌）。相同地，一八八八年十月十二日，德州的伊薩貝爾點（Point Isahel），大量的釘子在黑夜中，傾落到看守燈塔人的妻子身上。十月十六日「聖路易地球民生報」宣稱，第二天夜晚，釘雨再度紛落，並且夾雜着土塊和牡蠣殼。那則報導吸引了看熱鬧的人；許多人證實，親眼看見釘子墜落在燈塔周遭。

我們有許多擬似落物事件的資

料，只是沒有人看見。根據一九六五年「聖路易快郵」，肯他基州路易維爾地方，有個人聽見後門外發生了一響爆炸聲，他奔了出去，發現後院裏蓋滿了一袋一袋小點心。有趣的是，車房頂上也有；因此，鄰居們認爲小點心是上面掉下來的，也許是飛機上掉下來的貨物。然而，一直追查不出小點心是什麼地方製造的，追查不出假想中的飛機，另一方面，也沒有飛機報告失落貨物。

不過，在加州棕櫚泉的道路上駕車的一名婦人，腦海中一定確信自己看到空中落下一個輪子，嚴重地毀損了她的車頂。根據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紐約時報」，有關當局並無飛機失落輪子的報告。

這類落物已經相當複雜了，不過，當同一地點重複落下同一物體時，問題則加倍令人困惑。根據第四—八—四六三號「哲學雜誌」，生銹的碎鐵片於一八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落在俄國的奧倫堡(Orenburg）；四個月後，銹鐵的碎塊又落下來。這件事記載在一八二八年的「皇家學院雜誌」上。我們從露天的金屬碎片之雨，跳到新澤西州牛頓市（Newton）的一間辦公室裏，連續數日間歇落下的大鉛彈。一九二九年三月三日，「洛杉磯編年報」稱這件事是該市有史以來，最離奇的事；那些鉛彈並沒有可見的方法進入辦公室。在「宗教哲學雜誌」刊載了一件相似的事件後，「洛杉磯編年報」才在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那天，發表該報一名記者的描述：一八六七年，子彈在光天化日之下，斷斷續續落在他屋裏的每一個房間。「大粒獵槍子彈」越落越多，開始持續一個多鐘頭。每當他俯身拾取時，他只能撿到六顆以下的子彈——其餘的都神秘地消失了。

在我們有關「天降壁爐磚」的紀錄中，我們可以輕易地找到與子彈雨相配的事件。一九七四年二月號的「斯利奧羅賓多國際教育中心公報」有一篇冗長的文章，收錄一名目擊者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印度的奧羅賓多舍（Sri Aurobindo Ashram）的不同房間裏，見到落磚的情景。調查不出罪犯或起因，而磚塊不停地紛落在庭院、廚房和梯井中。居民不久就留意到，只有在屋頂以下，才看見磚塊，彷彿磚塊只有到了那個高度才存在，而且在物化時，立刻隊落。有些居民注意到，如此現象似乎同一位協助養食的男孩有關。他們把那個男孩鎖在一間密不通風的房間裏，結果磚塊紛落在他周圍，擊傷了他。四十一年前，在馬德拉斯（Madras）的政府大樓附近的一間教室裏，也發生過落磚事件；磚塊在三十名調查員的睽睽目光前，持續落了至少五

天。一八八八年三月五日的「馬德拉斯郵報」報導，一位牧師建議在一個磚塊上畫一個白色的十字架，然後將這磚塊擺在房間中央。結果，他們驚訝地發現，「一塊大小相仿的磚塊憑空掉在原先那塊磚上，上面竟然畫着一個『黑色的』十字架呢」，而且，降落的位置準確得剛好吻合蓋在原先那塊磚上。

我們必須提一提這種怪異情事的另一種把戲。據說，很久以前，一名古人祈禱「瑪哪」（Manna），結果「瑪哪」從天而降（見聖經中記載，以色列人在荒郊所獲得之天降食物）；我們將現代相近的事，舉出來做爲延續的證據：在荒郊野外掉下的錢雨。有些個例是發生在「吵雜鬧鬼」的期間；譬如，辨士隨着一些蘇打餅干和煤塊，在倫敦貝特西（Battersea）的著名「一九二七—二八」騷擾期間，從天雨降。詳情請看哈里·普萊斯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英格蘭鬧鬼大典」書中的調查和紀錄。有史以來，最具毀滅性的吵雜鬧鬼恐怕是巴黎梭爾本附近的一棟房子徹底被破壞，而且隨之降下了鉅量的建築材料。這件騷擾持續了三個星期的每個夜晚，並且紀錄在法國警察的官方雜誌上——見一八四九年二月二日出版的「保民官之眼」；其中還提到以往巴黎發生的相似事件：蒙提斯奎奧街的小額錢雨，每個傍晚都引來了巴黎所有遊蕩的人。

福特提過倫敦特拉法格方場（Trafalgar Square）的一陣硬幣之雨，但沒有詳加描述；不過，我們可以根據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倫敦出版的「人民報」，舉出布列斯陀的漢南（Hanham）地方，辨士和半辨士的錢曾經掉落在放學回家的學童周圍。俄國的梅謝赫拉（Meshehera），在一場風雨中，銀幣遍落在該地區——見一九四〇年八月五日的倫敦「每日鏡報」。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的「人民報」報導，杜爾罕郡的蓋茨代（Gatestead），一名婦人在庭院中，聽見「兩個物體呼嘯掠過她的頭邊」——是兩枚半辨士；肯特郡的蘭姆斯蓋（Ramsgate），在十五分鐘內，爆落了四十至五十枚辨士。依照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的「每日鏡報」，「你見不到硬幣掉下來，你只能聽見它們反彈在人行道上的聲音」。奇怪的是，那些硬幣竟然都弄彎了。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的「巴斯編年報」刊載，西德林堡（Limburg）的兩位牧師撿到了晴空飄落的二千馬克的鈔票。不過，這還比不上法國布格地方曾經紛落過成千張的一〇〇〇法郎鈔票那麼壯觀。根據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的「周日快訊」，雖然經過多方調查，但是沒人宣告遺失金錢。

喜怒哀樂可以任意調節

•洪傳田•

隨着一九七〇年代的開始，科學家控制人類頭腦的方法可說已經逐漸成熟。控制頭腦的辦法，一般而言有兩大類：一類是電學的，一類是化學的。

今天，凡是稍稍懂得科學家所研究的各種控制人類頭腦方法的人，莫不一方面嘆爲觀止，同時又感到心驚肉跳。想想看，假定在一個國家裏面，一國之人的頭腦，全由一個按鈕所控制；想想看，假定有一天，人類的頭腦，係完全聽從收音機播出的信號來思想；想想看，假定有一天兒童的學習能力，能有閃電一般的速度；想想看，假定有一天知識可以變成丸藥吞向肚裏；想想看，假定有一天全世界的人忽然放下武器握起手來——只因爲在他們的飲水裏加入了一種「化仇劑」。

上面所講的，既不是幻想，也不是神話。所有這一切，都是今天科學家在其實驗室中，眞正認眞考慮的東西。今天擁有這類科學家的國家已不止一國；而一國之內，從事這項研究的科學家亦已不止一個。

對於人類頭腦的控制，若干世紀以來差不多都認爲不可能，可是現代，由於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從前認爲不可能的，今天已經可能了。

科學家首先想到控制頭腦的手段，係利用無線電波。他們應用外科手術，將電極安置於人的腦內，並將此電極與一安裝在頭上之收發電機相連。經由這項裝置，於是發射無線電波，受控制者腦部就會受到刺激發生反應。

首先採用這項方法研究的，是耶魯大學的戴爾格都博士。他用作

這項研究的器械，爲一重僅二十公克，和大小僅爲姆指頂般的無線電機。

經由十九年來的動物研究，戴氏所獲的成果是很豐碩的。他現在按動按鈕，即可使已被激怒之牛，立刻匍匐不動。在一塊生活之貓，其相處爲和平抑爲戰鬥，亦全可由其按鈕所指揮。應用按鈕，他可使一個平常非常慈愛的母猿，突然棄絕她的愛子。無論任何動物，在他無線電波指揮下，會馴服，會勇猛，會恐懼，會發狂。

戴氏，因爲他本人就是一位醫生，因此，他曾經將這種方法審愼地使用於病人身上。據他說，爲確定腦部毛病所在，腦中裝有電極之癲癇患者，接受一定之無線電波刺激，亦能發生一定之預期反應。

「對於癲癇患者，」戴氏說：「當其腦部受到無線電波刺激時，基於不同電波與不同腦區之變換，我們可使他們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一會兒安靜，一會兒恐怖，一會兒狠，一會兒友善」。

據若干接受上項實驗的人說，當醫生一按按鈕，他們原來的自我無形中便消失了。有的說：「我似乎忽然聽到半空中飄來一陣仙樂」；有的說：「我似乎忽然碰到了一頭惡魔，他無情的逼迫我追趕我」；有的說：「我忽然有種飄飄然的感覺，於是慾火高漲，平常所不敢出口的髒話，這時說出來竟一點也不感到臉紅」。

「控制人類的頭腦，」戴氏冷靜地說：「現在的問題已不是可不可能。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僅是，在道德上，倫理上，以及事實需要上，應不應該及容不容許我們這樣做的問題」。

另一種控制人類頭腦的手段，是化學的。換句話說，科學家相信，人類的頭腦可以用藥物加以控制。

談到以藥物控制人類頭腦，科學家首先必須打破兩大難關。那就是，第一突破腦部，「拒斥異物作用」及第二取消腦部「適應異物作用」。腦部拒斥異物作物，有一個特殊名稱，叫「血腦障壁（blood brain barrier）」。心腦障壁，好像腦的一個安全檢查站。這個站不但能辨別甚麼是不利於腦的東西，及甚麼是對腦有益的東西，而且能負責把不利於腦的東西排出腦外，及使對腦有益的東西進入腦內。

腦的「適應異物作用」，在彌補腦的拒斥異物作用之不足。何謂適應異物作用？適應異物作用，爲腦所具有的一項機械作用。此一作用端在減緩混過安全檢查，對腦不利東西所已造成之惡劣影響。舉例言之，ＬＳＤ係一種對腦不利之異物，但此種異物能混過安全檢查而

進入腦內。腦受到這種東西攪擾，覺得非常不安，於是遂祭起其適應異物作用的法寶。初服ＬＳＤ的人，對此藥物的反應是很強烈的。但當其同一之量服之既久，其反應便會逐漸減緩。這種減緩，便是腦之適應異物作用的結果。

想以藥物左右人類頭腦的企圖，可說由來甚久。但對此研究得最熱烈最有成就的，當數現代美國科學家。「我們成功了！」當胺（Amines），一種有機化合物被發現時，美國科學家不禁欣喜欲狂。據科學家研究，屬於胺類的化合物，目前所知者，至少有三種對於人類的思想情緒有着直接的影響健康正常的人，爲了調整其思想情緒，有時也主動採用了。據這方面專家羅瑞亞博士估計，單以一九六五年一年爲例，美國一國所使用之安撫劑、鎮靜劑、及興奮劑藥片，即達一百三十億粒之多。

將來有一天，假定科學家用以控制人類思想情緒的器械及藥物普遍化後，我們的世界將成一個甚麼樣的世界？

一天，天亮了。爸爸媽媽醒來。爸爸發現媽媽情緒很低落，於是悄悄把一粒「快樂丸」放在媽媽的咖啡裏。媽媽喝完咖啡，忽然感到高興，但她怕爸爸下班時會像她現在一樣高興而出事，於是，當她給爸爸倒最後一杯咖啡時，即隨手給他投下了一粒「冷靜丸」。

爸爸板着臉進入辦公室，剛想計劃一天的工作，忽然接到一個通知說，要他立即出席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並要他在會中提出報告。他緊張了，爲了使注意力集中及增強對各種統計數字的記憶，他於是趕快吞下一粒「聚精會神及加強記憶丸」。謝謝科學家的發明，這項藥物使他圓滿達成了任務。

中飯時，兒子爲了加強邀約其女友幽會的可能性，一吃完飯，便跑進「情緒調整室」去調整其情緒。頭頂插上第七十九號電極，打開「青春奔放板鈕」，一會兒他便感到他已由一木訥少年變成一風流倜儻的公子。效果果然奇妙，當他向其女友提出請求，立刻便獲得了滿意的答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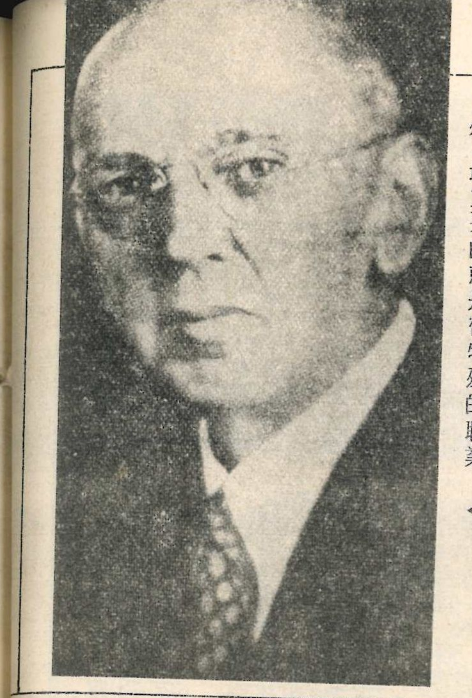
晚飯後，爲了齊一思想，全家聚集在一塊收聽國家廣播電台的廣播。十分鐘後，展開一天工作檢討。這時每個人的檢討都非常坦白—因爲最近市政官員在自來水中曾經放了一種「坦白劑」。檢討結果，媽媽及兒子對於現況均頗表滿意，惟女兒感到其課業太難，爸爸感到其工作太重。不過，這沒有關係。因爲待會女兒只要吞下一粒「好學丸」，爸爸只要吞下一粒「工作興奮劑」，不必等到睡覺時，他們的態度便已整個改變了。（節譯自「科學文摘」）

透視未來的艾嘉祺凱西

惠 譯

世界上有很多不可理解，也無法用科學方法分析的事，像在一九四五年去世的艾嘉祺，他本來是一個尋常的人，而他却好像古時的魔巫，能完全明白向他求教的男女前世的情形，而且完全符合事實。

居住在美國維珍尼亞海灘的艾嘉祺，他並不是一個精神學家，他的嗜好是愛攝影及釣魚。和普通一般人一樣，要做兒子的好父親；此外，最重要的就是他特殊的職業



◀奇蹟似的治療者和預卜者艾得嘉凱西是近代中一位最有名的心理感應人物。根據他自己的紀錄，他診斷並治療了三萬名病人。他是以進入一種恍惚狀態在進行，有時可以由數百英哩以外。一九三六年，凱西說出了一個關於世界大動亂的預言夢，在其中美國大半遭毀。

——在半睡半醒狀態中，說出別人前世的情景。

當艾夫人把「病人」引導到他的私室內，艾嘉祺早已把一張可以伸展的椅子，安放妥當，並在守候着，然後自己躺下，令自己陷入半睡半醒的狀態中，表演那令人迷惑稱奇的一幕。在艾嘉祺本人來說，數十年來已試過不下三萬次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會把別人前世的事情講述出來，但一經甦醒，却又忘記剛才所說的一切。

一位銀髮滿頭的老婦人，幾乎花掉她能力所能負擔以外的旅費，從密歇根州搭乘飛機到維珍尼亞海灘去，向艾嘉祺求教。她老邁得要坐在輪車椅上，但又未攜帶女看護伺候在她的左右。那位女看護就是與她平日相處在一起的唯一伴侶，也就是她的女兒，但是她們兩人意見不合，老是鬧彆扭，而且互相憎恨。也就是爲了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老婦人不辭辛勞，從一千五

百哩以外的地方，跑來找艾嘉祺，她要請教的問題是：她和她的女兒之間到底前世有什麼十怨九仇？

老婦人喃喃地說：「我憎恨她，不知怎麼的，我們兩人一見面，就好像互相被窒息一樣痛苦！」艾嘉祺對這位非常不愉快的婦人微笑，若無其事地坐在她的輪車椅側；然後把全身鬆弛，領帶解脫，頭部躺在艾夫人替他安放好的枕頭上；他閉上眼睛，旁人不知道他到底在幹什麼。這種情況可能是他正在神奇地把自己帶到遙遠無人的仙境去，而陷入半睡半醒中。

於是，艾夫人在旁邊開始對艾嘉祺發問了，「艾嘉！」她用溫柔的口吻緩慢地說：「你能把宇宙間的實體事物，過去的關係，在這個世界上再度顯現嗎？」就像受了魔力，在半醒半睡中、躺在床上的艾嘉祺發出了喃喃的聲音，把這個老婦人的前世之謎——特別令人驚奇的是把一百五十年前，美國還在早期墾拓時代的生活情景說了出來。他說：「妳前世生在密西根州狄爾班堡，處於印第安人區早期開墾先鋒最艱苦的地區，長年的寂寞，和夜間的印第安人襲擊，幾乎令人神經爆裂。一天晚上，數以千計的紅番前來襲擊，白人下令放棄狄爾班堡，妳的父母把妳棄掉而逃。」接着，艾嘉祺又用沉重的聲音說：「以後這個地區變爲佛德力士堡，作中部和北部的白人安頓落籍的地方，妳被人撿拾而去，撫養成人！」接着，艾夫人替老婦人繼續發問：「我幾時才能和我的女兒重歸於好？」「爲什麼她感覺到她有留在家裏侍候我的必要呢？」他的答話眞是令人咄咄稱奇，他立即說：「她應該幫助妳！她漠視得妳夠了！她在前世棄掉妳，她要補償妳！」

說來更令人費解，艾嘉祺從來沒有離開過維珍尼亞州，但他描述數千里以外所發生的事件，瞭如指掌。他從未讀過生物學，祇略窺初級歷史和文學；但他在分析事件時所用的言語，好像來自不可思議的巫術書。

一八九九年，當艾嘉祺廿一歲的時候，開始幹這行怪業。過去，他在肯州一家書局做售貨員時，突患喉頭炎，失去天然的聲音，請醫生診治無效，他下決心改用「自我催眠」以療治自己，他告訴一位懂得催眠術的朋友說：「觸發暗示能對暗示起反應」，就憑這一點不易了解的道理，他在半醒半睡狀態中時開始說話。

最初，艾嘉祺對別人作法實驗時，並不收取任何費用。最令人驚奇的是，他能在冥冥中替病人開藥方。起先，他曾使一位患慢性腸胃病的病人，霍然而癒。同樣，他察覺在他半醒半睡時，竟能把許多難

治的病，如肺病、貧血等頑疾的患者，重見天日，逃出死神的魔掌。其中經他治好的病人，有十二位是醫生認爲回天乏術的。在重新檢查下，完全有科學根據的醫學，也要承認他的分析和診斷，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屬於正確的！

上門當面診斷，還不算是奇事，他竟能如天上神仙，對處身千里以外的病人，作疾病診斷，下面所說是一件千眞萬確，信不信由你的故事：

一次，艾嘉祺與紐約一位充任股票經紀的男子，約好在某日下午三時卅分，作遠隔天涯診病，並要這個男子當天在辦公室裏靜候一切。

時針指正下午三時三十分，艾嘉祺使自己陷入半醒半睡狀態後，在他旁側的艾夫人問道：「你能會見遠在紐約，你要見的病人嗎？」他竟喃喃自語道：「他不在辦公室！」停了一會兒就繼續說：「那兒已經發生巴士失事，但他是無恙的！……」當時圍繞在艾嘉祺旁邊的人，有些懷疑，有的甚至認爲他是「一派胡言！」爲了證明他所說的話是否確實，他的兒子非常焦急的，馬上奔到樓下去搖個長途電話到紐約去。果然，接到這個股票經紀的道歉說：「眞對不起，我三點三十分的時候，無法抵達辦公室，因爲我在過馬路時，碰到一件巴士和汽車相撞事件，因而受阻……」

你說奇也不奇？

當艾嘉祺施展他的魔術般的神法時，並非秘而不宣的，甚至美國著名的哈佛、哥倫比亞、華盛頓大學的博士和教授們，目睹他表演的過程，也都感覺大惑不解。這些科學家們對記者們發表意見說：「我們從未見過與他相類似的魔術事情……假如那是詭計、幻術或變戲法的話，那準是艾嘉祺本人以外有股某種不可思議的推動力量。」

一九二三年十月的時候，這位睡巫被一位對巫術有興趣、和具有研究神學心得的神學家林瑪，邀請到俄亥俄州地頓城去。林瑪主要的目的在請艾嘉祺吐露自己靈魂上的一些事物。艾嘉祺躺在一家酒店的大房間內，當半醒半睡時，受林瑪的盤詰，問題是有關「林瑪本身以外的人」，在若斷若讀的言語中，他說：「實體物的人是一個和尙。」林瑪斷定艾嘉祺非常可能就是這個和尙的化身肉體再度顯現托世。

下面所說的這件事可以作爲證明：

某次，艾嘉祺在睡眠中吐露說：在早期古時，他曾經是一個埃及的僧人，以後又曾經是個古波斯軍士，在一次率領士兵於沙漠地區作戰中陣亡。在臨死前經過三天三夜的痛苦掙扎，使靈魂脫離肉體，所以形成他今日的神秘巫力。

如果你認爲艾嘉祺對自己前身

的說法是信口雌黃，那又未必盡然。儘管歷史上關於古代埃及與波斯的記載不多，但以後他對別人所說的前世背景，與有歷史中考據的部份，却又不謀而合。

有一位女子，她說自己過去是個加拿大、印第安混合種。原來，這也是艾嘉祺最先告訴她的。她依着指示去加拿大魁北克地方，果然找出艾嘉祺所指出她前世的坟墓，那名字正確無誤地如艾嘉祺所說的，清楚的刻在石碑上。

許多人之所以慕艾嘉祺的大名去求教，並非祇想清楚前世和過去的環境，說來也很可笑，他們都想了解從前做錯了什麼事，而企圖在今世謀求彌補，或懺悔過失。

一位年輕的作曲家不聲不響，去到艾嘉祺的寓所，要查問他前世是否是音樂家，所得到的答案更爲離奇。艾嘉祺說：「上一世的身份，在南北戰爭的末期，他是李將軍轄下的儀仗兵，一個號角手，也算是音樂家，名叫巴納特。」以後這件事在國會中引起了一部份人的興趣，輾轉翻閱檔案，赫然發現有一個名叫巴納特的號兵，是在步兵團戰鬥中吹衝鋒號的。他又說：「再往上推算，這位音樂家是十二世紀時的法國十字軍士兵，名叫艾梅李察，有殘忍的天性，曾對其他土著以及未開花的人施以迫害，以紅熱的熨斗灼盲土人的眼睛……」

艾嘉祺的說法足以引人發笑的極多，例如，一位紐約女郎，對她所擔任的職業快快不快，她就向艾嘉祺求助。艾嘉祺在半醒半睡中告訴她兩件前世的軼事：第一件是在古波斯時代，她曾經協助彫刻楔形文字，紀念征服巴比倫的達利雅斯王。第二件是四世紀的古埃及王朝，她是僅有的著名奇女子，具有超人的藝術天才，彫刻兩位國王的塑像，因此，她應該發展她「實體物」藝術的天才。這位女士半信半疑地離開以後，被這新念頭侵入她的思想，於是立即申請進入美術夜校研讀，畢業後馬上受聘於一家廣告公司，她現在已經成爲一位極有成就的商業藝術人才。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艾嘉祺因衰老逝世，他的奇怪職業才宣告結束。他生前所談托世現身的怪問題，引起社會上長期的爭辯；可是，數以百計曾經造訪過他的陌生人，却說他是對的。他在晚年時，對這行魔巫作法般的職業更具充份信心。他說：「下意識是一股潛伏的推動力量，好像電力產生的威力一般，未來每人都將具有這股力量……。」

假如按照艾嘉祺所說輪廻轉世完全是有事實存在的話，那麼，現在醫院產房裏等候着降世的小生命，都是再托世的呢；剩下來的問題，祇是「何時」和「何地」罷了！

人類有時會返回原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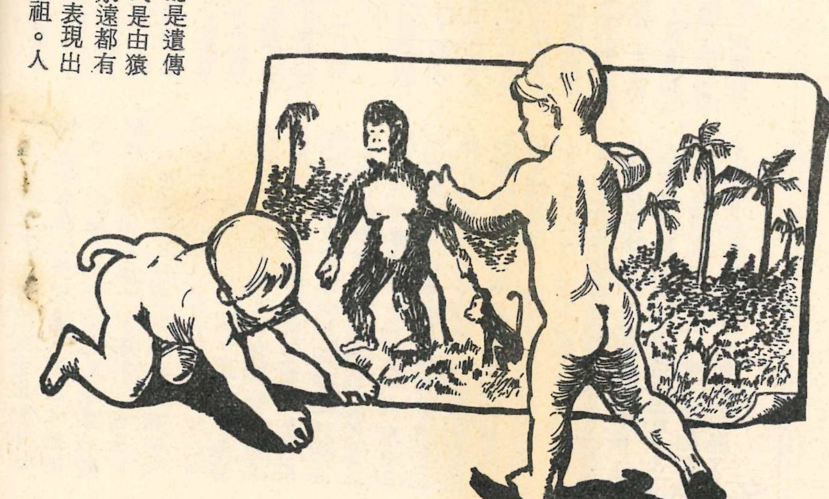
麗芳 譯

大陸有個滿身長着黑幼毛的孩子，雖然是生理極爲罕見的現象，但在醫界眼中，只是遺傳上一種「返祖」的活動。返祖，就是把人帶回到祖先——可以推到一萬幾千代之前，一萬，十萬，百萬年前先人所遺留下來的某些物質，成爲因子。

若有一部分未受改變，破壞，分裂，就世世代代在伺機出現。毛孩之出現，證明了人類遠祖，是一種渾身有毛的動物。

所有生物會在不同時代中因接受了不同的改變，產生自然的進化。因而今日的象，虎，狼，鱷，狗，鷄，鼠等，與一百幾十萬年的祖先有了很大的分別；而人類在進化程序上的改變特別顯著，是由於在接受不同生活時，能克服客觀環境，以主觀力量去適應生理上更理想的需求，因而人類曉得住在有窗的屋子，曉得着襪穿鞋，曉得從食物中去吸收營養。

可是，永遠無法改變的是遺傳因子的潛力。倘若肯定了人是由猿進化而來的，那麼，人類永遠都有可能把原始時代的猿的生理表現出來，這就是遺傳因子引起返祖。人



人都是從母體孕育而到人間，就一定接受不同程度的遺傳，其中不減的因子一代又一代的傳下去，於是，不止現代人，再過億年的人，依然有返祖的潛力，忽然出現億萬年前原始生理的某一部分。

在印度北部森林，曾有一個孩子在屁股上面有一條三寸長的尾巴，遺傳學家便認爲是返祖現象——原始時代的人是有尾巴的，後來尾巴在生活中毫無作用，逐漸退化。這個孩子有原始時代遺留下來的遺傳因子，是適宜於生長尾巴的，就出生一條未能完全退化的尾巴，現在，人人可以自摸動物生長尾巴的部分，就發覺還有一顆突出的骨頭，是脊骨的末端，亦即是有尾動物生長尾巴的部分，證明了人類在原始時代是有尾動物。

假定人的遠祖是猿，那麼，猿的一切，仍保留在今日，將來的人類身上，這份返祖的潛力，只要有機會使遺傳因子衝破界限，人就有了和相同或接近的動態。二十六年前，有人在意大利北部阿爾斯山下發現一雙喜歡用雙手抓住生果來吃的孩子，動作與猿一模一樣，父母以是不祥之物，把二人囚錮，與世隔絕了十二年。外人發現後，送給醫學界研究，其實並非甚麼怪物，只是遺傳因子作祟，回到原始時代（或者可以說是把原始時代帶到現代）。表現了猿吃東西的生活習慣。

人人都會進行遺傳及接受遺傳，因子能隨遙傳，潛伏人體，伺機活動。本來，因子是算學名詞，或叫生數，凡是可以除盡某一數的各數，就是某數之因數，亦即是因子。由於因子在計算程式上彈性極強，可以反映某些動態，便被生理學家與遺傳聯在一起加以運用。因子是永遠存在的一個定律，人體生理的集合是一個數目，集合了遺傳，就產生了一個因子，因而因子可以使一切遺傳能通過相同因子，使人在某方面與父親、祖父以及更遠祖先的性情體貌疾病相同。

返祖的因子，是遺傳現象上受吸引爲游離力十分強的物質，附在任何遺傳裏面，製造分裂——計算學上的餘位，隨時可以跑出來，使遺傳強烈地成爲某種形象——返祖的某一部份。

雖然人人都有返祖的潛力，但強烈傳達形象的機會，不到億分之一，所以返祖成原始時代人邊的形象，就以半個世紀以來有紀錄的不到三十個。

返祖的眞正成因，醫學界還未全部明白。所有返祖的人都是在世界時已具有成態，很難搜尋到引致的資料；另有小部分人大約在以後幾年內才出現，則更難去了解其中活動了。不過可以肯定的說，遺傳因子是形成潛力的主動力。

古代會有進步文明？

● 張俊明

南安普頓考古學家金保博士對一本科學雜誌表示，過去二十年深入詳細的研究找出一個十分可靠的答案：人類智力在三十萬年前已發展到顛峰，和今日的人類一樣，已享受到一切進步與科學的成果，但不知何故智慧在三十萬年前忽然消失了，因而再推算上去，六十萬年前人類也有智力發展的頂峰時代，繼而突然消失了，再經若干萬年的培養，產生了三十萬年前的智慧。

即是說，今日人類的智慧，是三十萬年前所累積下來的，換言之，今日的智慧發展期爲三十萬年，到了今日或以後一萬幾千年，科學再發展的狀態，和三十萬年前的末期相同，於是，可以估計得到，人類智慧的發展是有周期性的，每隔三十萬年作一次循環的活動，亦等於說每隔三十萬年便要面臨末日。

智慧的末日，並不等於世界末日。三十萬年前高度智慧的消失，只有智慧一去無踪，依然保留了地球上一切現象與活動。距今三十萬年前實在太遠了，並未留下更具體的證據來證明當日智慧是怎樣消失，但根據金保博士的估計，智慧是毀於不可控制的膨脹，人類思想走進極限，精神陷入瘋狂，造成對人類極爲不利的客觀環境之冲擊，結果，聰明人在謝世之後，後繼無人，或者受不良遺傳所影響，或有可能，以後所誕生的人，完全恢復原始面貌，再從石器時代起，慢慢發展文明。

人類的智力之興起，是不是就如金保博士所指出的每隔三十萬年便有一次末日？也許人類是不會毀滅的。金保博士認爲這是十分自然的發展。人類思想的發展必有一個限度，像吹汽球一樣，吹得太脹，便告爆破，便得吹另一個汽球了。

人類思想的運用，是在發展文明之下逐漸進行的程序由淺入深，因而原始人不可能坐汽車，但到了人類的智力之負擔已超越了本身能力所能消化與理解，便是末日的開始，不能不作這樣的猜測，智慧走進極端，使世界的聰明人因透支了智力之下，變成呆子，以後誕生的自然也是呆子，只能在簡單的生活條件之下向未來三十萬年文明的發展走起第一步。

地球史上已有不知多少次智慧的末日，雖然不知道智慧的情況是怎樣，但人的思想不管在那一個周期的發展都是大同小異的，很有可能在三十萬年前智慧末日來到之前人類也曾登陸月球，飛向火星，旅行太空。如果這種推論不錯，那麼，人類文明發展永遠有個限度，到了某一個階段，就告終止，當然，希望我們生存的年代是例外，能繼續維持下去，擴大了文明與科學發展的力量。

海底考古學

● 侯立珠

最近一個世紀，人類借助科學力量，進行的考古工作，收穫非常大。人類最長壽只能在世上逗留百多年，見到的只是百多年的事物；但有了考古工作，我們可以把已成歷史的往事重演，知道一萬，百萬，而至億萬年前的世界是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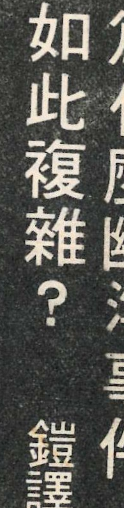
人類在地面所進行考古工作收穫雖是一年比一年豐富，但一直忽視了海洋同樣具有很大的考古價值。多少年來，人類只知向海洋尋求奇怪心理要求的刺激和可以吃的魚類，認爲海洋並無考古價值；到了最近二十年，海底考古才成爲一部分考古者的專門學問。雖然深入海底考古比在地面困難很多，考古學者堅信到海底去會找到很多更有歷史價值的古跡，因而沒理由要求世界各國付出更大人力及財力，成爲永遠不許停止的考古學，將會自海底找到自有地球生命以來更充實有力的可靠答案。

對海底考古學進行得最賣力認眞的是美國加州海洋科學研究所，它得聖地牙哥科學基金會的支持，過去七年曾在世界二十八個不同地點作過考查，其中考查得最多的是太平洋東南海底。在人力未能觸及海底的範圍，則用科技把深海一萬幾千尺的眞相，帶出海面。原來，在海洋也可以進行電視傳眞的。

海洋學者、潛水專業人士、尋寶者多次偶然在海底發現古代文化的遺跡，乃令考古學者對海底考古的興趣更爲濃厚。具體的證實是：在黑海的蘇扶米海灣，潛水人員在八十尺的海底發現一個塔樓形狀的頂部，並在裏面取出不少細頸埕和其他從未見過的用具，經考古學家考證，是公元前古希臘一個城鎮的遺址。從而證實，有不少海洋在很久之前本是陸地或大小的島嶼，後來不知何故沉沒了，這些城鎮或小遠埋於深海。另在加州沿岸的深海，發現很多人工製造的石臼，石杵以及有圖紋的圖石，石柱等，顯然是古代建築物在受到破壞後留下來的遺物。

當然，不斷在海底發現了古跡，並不是古人已曉得在海洋建築，而是一種滄海桑田或桑田滄海的變遷。若干地面變成海洋，向有兩種學說，一是地球最後一次冰河期解凍之後，冰水大量溶化，使海洋平面增加，低陸部分淪入海洋領域，建在近海洋的屋子和其他建築物，便爲冰水所浸。二是由於地噬的升降（地心物質的變化是引起的主因）。降下去的本是陸地，海水流入便形成海洋。但不管是甚麼原因，很久很久之前有大量建築物爲海洋所吞噬是事實，因而在考古學者眼中，海底考古的學問，是揭開人類生命及生活史更神秘的一頁，裏面有非常重要的記載。





為什麼幽浮事件如此複雜？

鎧譯

（譯者註：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七至廿四日，在墨西哥的阿卡布構（Acapulco），曾經舉行了一次第一屆國際幽浮大會。與會者包括了許多世界知名的UFO的研究者，每人也都發表了自己的研究報告。本文便是丹麥方面的匹特森先生的演說部份內容。他是丹麥長久以來幽浮研究之領導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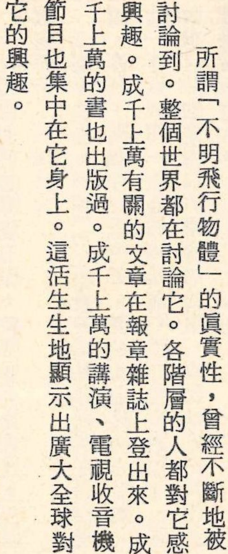


無論從那方面說，我不是一個科學家，却是個受過訓練的觀察家。因為在航空界工作的關係，做為飛機乘客及駕駛員共三十年，我每一刻的判斷實在是生死攸關的。

不錯，我同意，這個跟飛碟沒什麼關係——但它證明我被大家認為是有正常知覺的人。如果你也認為我這個人沒有問題，能言及其義，那麼你就算了解我的本性了，同時你也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來了解我的看法了。



所謂「不明飛行物體」的眞實性，曾經不斷地被討論到。整個世界都在討論它。各階層的人都對它感興趣。成千上萬有關的文章在報章雜誌上登出來。成千上萬的書也出版過。成千上萬的講演、電視收音機節目也集中在它身上。這活生生地顯示出廣大全球對它的興趣。



持懷疑態度的人會回到這個結論上去：「如果飛碟確實存在，那麼科學與情報單位早就會證實這點了。」「假如在火星金星上有生命，美國航空及太空總署應該知道並告訴我們。」

幸運地，美國水門事件擴大了社會的眼界，而使眞象大白於世。（我們事後才知道，水門事件在達到最高潮時，它仍就被巧妙地操縱着。）假使沒有一些不怕死的傢伙探究和揭發它的底細，我們這些愚笨的大衆將永遠被埋在鼓裡。

不過我仍懷疑這個事件的究竟。它可能像個海上的小冰山，我們所看到的水門事件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十分之九仍看不到，它被現在的政府人員藏着處

理着。這十分之九，我可以稱之爲「大幽浮操縱」。

我們也沒有證據說直接欺詐是有的——當然沒法證明——可是操縱的情形是顯而易見的。爲什麼呢？好。讓我們暫時回顧到早期。當時情況還不混亂，人們對自己所看見的，也都能坦誠地敍述。

讓我們從一九四六年開始。根據Frank Edwards和其他美國方面的消息來源說，那一年美國的空中技術與情報中心（ATIC, Air Technical Intelligence Center, 在Wright, Patterson 美國空軍基地。）曾向華盛頓的五角大廈發出一項建議，說能否讓ATIC 的發現公開。這個ATIC 的發現有四個重點，即：

(1)飛碟是眞的。

(2)飛碟並非來自我們地球。

(3)飛碟是被有智能生物控制的。

(4)飛碟沒有敵意。

就今天我們所知，這項建議是給幕僚長萬登堡將軍（General Vandenberg）拒絕了。同時期，美蘇兩國之間的「冷戰」也開始了。在所謂的「三軍聯合出版物146」（JANAP, Joint Army-Navy-Air Force Publication, 146）和聯邦飛行署（FAA, Federal Aviation Agency）的條規中記載，凡是飛行員報告說看到不明飛行物件的，要經過特別的程序做記錄。

但是女士先生們，這是早在一九四六年發生的事——這三十一年來美國政界、科學界及軍方至少已知道某些星際訪客的眞象。早在一九四三年大戰期間丹麥和德國之間的波羅的海上空有不明飛行物（當時被叫做foo-fighter）介入，他們就開始了研究。——不要以爲蘇俄所知無幾。爲什麼他們不知道？我相信他們的情報工作，做得並不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差。

迄今爲止，ATIC 所提的四點詳細調查過的建議，沒有一點爲官方所接受。這也就是說卅一年來，此一事實眞相一直是被隔離着不讓社會大衆知道。原因很自然的是因爲美國當局的這一政策始終在其社會裡外傳授着。

這又再度表示，一直在官方幽浮事件處理單位工作的人，必定同意裝聾裝盲地遵守上級的指示而辦事，也不管自己是否看到這些書面報告。

三十一年來，委員會與團體一直扣押着許多資料報告。可是他們却裝着說沒有結論。

這種壓制所帶來的結果，產生了各式各樣的野狐禪般的理論，也加寬了人們之間的假代溝。

舉凡這類的觀點——即使是最荒誕的——也被所謂的委員會和團體着手進行研究。也惟有如此，他們方才有藉口去進行他們的呆工作。

長此以往，大批的野狐禪理論接二連三地出籠，而所謂的研究工作却早與事實眞相大爲逕庭。

搞到最後，却使這個事實——就是幾千年來來自我們或其他的太陽系的太空訪客訪問過地球——被忽略了，使大家討論的話題轉向這類問題：

1.所謂的飛碟完全是眞的嗎？

2.如果飛碟是眞的，他們必定來自地球內部。

3.如果飛碟是眞的，那麼他們一定是有智慧的雲層，遙控的機器人或是不明物。

4.飛碟是超心理的現象！

有一點一定錯不了，那就是上面討論將永無休止，導致千萬的出版物問世，大開眞理的倒車。社會大衆獲知眞情的機會絕無僅有。許多幽浮研究者都是這些策略下的犧牲者。

諸位也許有興趣知道，幽浮事件報導如涉及敵意與恐怖，有百分之九十九來自美洲大陸，而有來源根據的報導却給冷藏起來。

另一點有趣的事是，美洲大陸以外的研究者不怕被嘲笑，因爲他們實事求是；而美洲大陸的研究者却幾乎都被洗過腦，相信幽浮是騙局或超心理現象，認爲幽浮是星際訪客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我同意，幽浮可能是任何東西。我也同意該從超心理方面來研究這個問題。可是看在老天的份上，萬勿將它和太空船的訪問活動混爲一談。我們應設法讓世人認清這些訪客的眞面目。

一旦我們認識到某些太空訪客是來自我們的太陽系的話，科學家會多沒面子。因爲他們已證明太陽系

裡的其他星球上存在生命是不可能的。與他們息息相關的有許多點，而我們只要有了一個反證，就能使科學家們大受其傷。基於此，他們爲了維護自己，也就壓制着爭論性的消息。

但是，究竟可不可能來訪的太空船——或至少其中一部份——是來自太陽系內的星球？這點我不知道，不過確實知道有些政府非常忙着在防止某些事實讓人民曉得——這些事實却可以使下面一些問題更趨明朗：

㈠爲什麼美國航空與太空總署從未發表過他們曾在月球表面發現其他星球太空船所留下的登陸痕跡。(諾貝爾獎得主Glen T. Seaborg.)

㈡爲什麼美國航空與太空總署從不告訴大衆阿波羅八號太空船艙與來自其他星球的太空船在月球上碰撞過。(有照片爲證。)

根據加瑞·韓得生博(Dr. Garry Henderson)及其他可靠消息來源說，關於太空艙在月球及其附近曾被飛碟跟蹤的報導及錄音帶，有數百件寶貴的資料一直被扣押着。

有關傳說在月球上某些地區存在一種大氣層或類似大氣層的東西，是否眞確？如果不是，那麼照片中由月球表面上升的「煙」又怎樣解釋呢？

㈢爲什麼美國航空與太空總署對其所發表火星的照片存心說謊？他們眞的說謊了。他們發表的那張附有說明的火星表面照片，那根本不是火星——它是月球上的卡維尤斯火山口(Clavius Crater)，當然他們曉得沒有人會提出抗議，正如同童話裡的皇帝的新衣服一樣。

㈣爲什麼美國航空與太空總署從不發表，他們在月球表面曾發現類似古埃及的方尖石塔？

據蘇俄方面的解釋，這種石塔是同時被放在月球與埃及的吉禮(Giza)兩地。被誰放的？爲何放呢？當然不是被航空及太空總署，不過可能是一種綜合力量計劃的連結。

紐西蘭的Gapt. Bruce Cathie，他現正從事直線理論研究，認爲埃及的金字塔目前可能仍具活動能力，而星際訪客在旅行大氣層間，或許把它用做全球力量系統的一個單位。對此我們今天簡直一無所

知。

月球上的「金字塔」可能也具有相同的作用。這就導致一個理論：相等系統的金字塔或可在火星、金星、土星及其他星球上被發現。突然間這種類似科學的研究在極其昂貴的太空探險中佔了重要一環，而且首次有必要來妥爲保密，因爲這涉及金錢和權力。

不管是大國或小國，他首先探究或透露出這些想像力量系統的秘密，必將統治這個世界，同時也能夠自由自在地由一個星球飛到另一個星球上——不需要用傳統方式的燃料或根本不要什麼成本。

最後，凡是涉及幽浮與軍機的事，爲何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敢提到它？奇怪的是，蘇俄是唯一敢說這類事件的國家。

我們能舉出成百個問題，但永遠沒有一個答案。答案自然是現存的大國想要保護他們自己。

這些跟伽利略時代的情形相同。不過我們還有一個調查結果——不僅是有時候在某些地點以及跟某些非常特別的幽浮案件有關——並非如此——我們發現它在任何時候從頭到尾都有關連。如果你不信，就想一想美國「幽浮政治」在整個西方世界的結果就可以了。

我想繼續提出這類的問題是漫無目標的，因爲我們都知道抑制言論的力量始終存在。目前惟一有建設性的解決之道在于找出方法來避免它。

如果今天這個會議能對幽浮事件有什麼建設性的作爲，那一定是設計出一條路來消除掉已經發生作用的這種抑制力量。如若我們對此點意見不能一致，未來任何的有組織的研究就沒有理由去進行了，未來的幽浮大會以及更多討論也沒有必要了。

可是幸運的是，我們在爭取眞理方面並不孤獨——初看我們似乎是勢單力薄，但實際並非如此。這裡中間有些人知道，我們圈子外面的許多人在支持我們的觀點，這使得未來充滿了希望。這些例子非常之多，不過在此我僅列舉少數有特色的：

一、赫曼·歐伯士(Hermam Oberth)教授說飛碟是存在的，因爲有成千的目擊事件發生，科學無法提出反證。這是一個眞誠的科學家的舉止。

二、史坦通・弗列得曼（Stanton T. Friedman）在一九七一年密蘇里州聖路易「中西部幽浮會議」之演說中，對我們已經接受的眞理，大部份均予支持。

三、波爾（Poher ）教授說他已證實幽浮的存在。

四、裘塞夫・卡特（Joseph H. Cater）證實月球上有引力作用。

五、菲利克士・支耶各博士（Dr. Felix Ziegel）聲明幽浮來自其他的星球。

六、喬治・法塞特（George D. Fawsett）聲稱有超過二十名太空人已在太空中見到幽浮。

七、尼可萊・可茲瑞夫教授（Prof. Nikolai Kozyrev）于一九六七年指出，金星上可能存在着較高等的生命形態。

至于在我們的圈內呢，僅舉一些好了，我們有George Adamski, Donald Keyhoe, Wilbert B. Smith, Walter Buhler, Bruce Cathie, Aime Michel, Antonio, Ribera, 及 Basil Vanden Berg 他們都很活躍，也對推動新觀點無所畏懼。當然喬治・亞當姆斯基（George Adamski）和韋伯特・史密斯（Wilbert B. Smith ）都已離開我們，但是他們的言論及工作成就仍活着並永遠不死。

讓我們期望更多的人加入我們，來努力爭取一個權利：告知全世界的人關于太空訪客的事。

這樣一種計劃應該就從學校中開始。不論任何時候，新聞界應確實了解實情。科學界亦應知道，如果他們看見白的東西，不應叫它是黑的——就算是有人認為它該叫黑的。

如果我們一切都能從頭開始，回到一九四六年的程度，腳踏實地的來做研究工作，我們將會發現飛碟對人類是有益處的。這不是宗教——這是鐵的事實。

我能夠提議來個國際間的努力，由聯合國透過各國政府與科學界集合眞誠的研究者來工作。目前仍存在的問題是，參與的意志不夠強，或是否有反動力量來對抗這種發展。

太空幻境拍攝方法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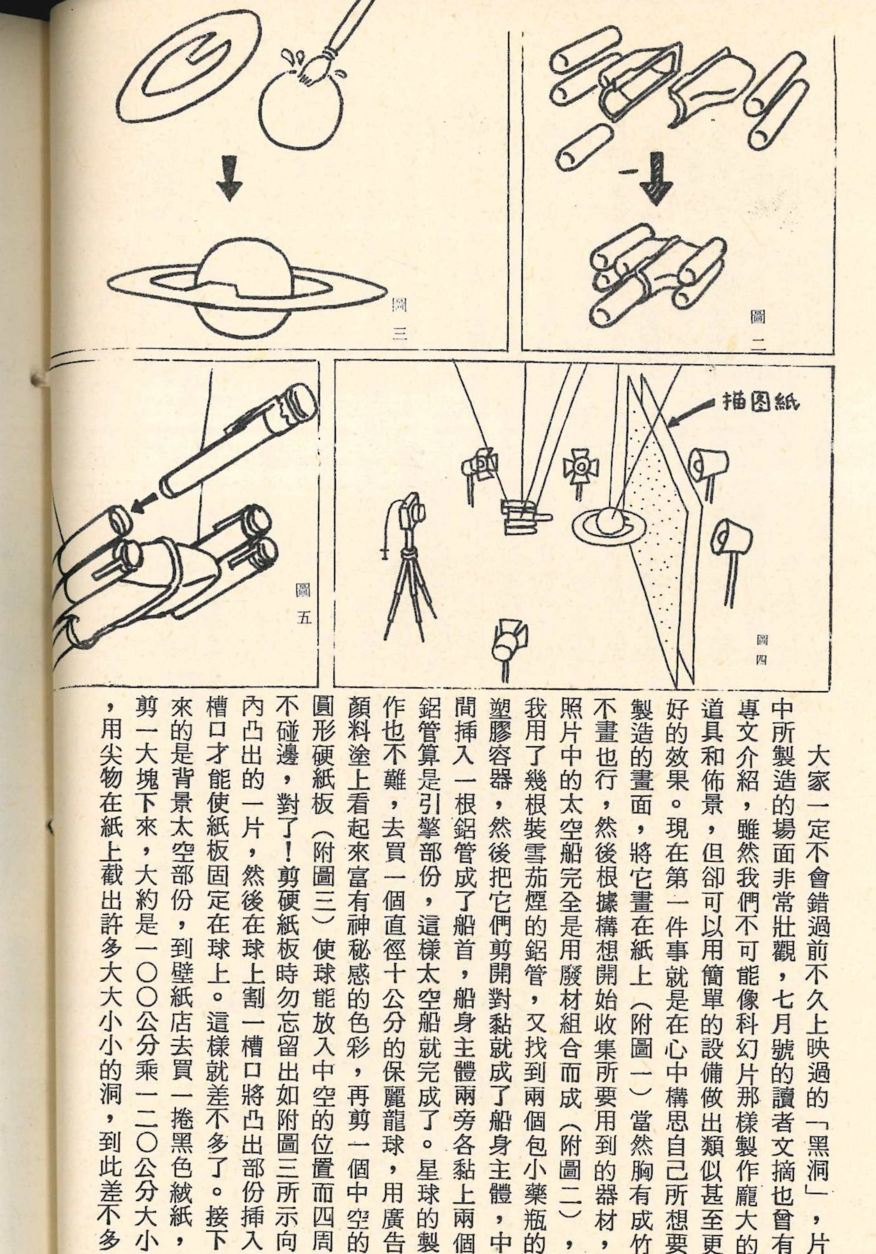
・蒙傑

早在幾年前科幻方面最先開始接觸的不外是一些外國的漫畫書，例如：星球歷險記、太空船長，超人……等等，這些書的內容充滿了冒險、奇幻的故事，而畫這些漫畫的藝術家，他們的素描功力和對科學幻想方面的認知都有很深厚的基礎，所以讓我們看起來會覺得很過癮！而科幻小說在近十年才漸漸流行起來，原文的小說能看得懂又能體會個中奧妙的人不多。目前國內有許多自己著的或翻譯得很不錯的文章和書籍促使廣泛的大衆能逐漸接觸到科幻的樂趣，當然在這方面最能滿足人們好奇心的大概就是科幻電影了。科幻電影能將現實生活中科學尚未達到的境地充份而徹底的創造出來，畫面上的動態使我們在欣賞之餘還能產生無窮的回味，但是，要怎樣才能擁有自己所喜歡的圖片和畫面呢？當然買錄影機和錄影帶是最好的方法，但所費頗巨；而且要參考和欣賞某一單獨畫面時也很麻煩。如能有外國出的科幻畫册或圖片在手邊，就比較實用。不過這類東西在國內很難買到且價格很貴。在此我提供一個很有意思的方案——就是自己動手做道具，自己拍攝一些典型的科幻照片。方式不難，而又可以提高興趣。



圖一

首先我來介紹一些所需要的器材，大致如下：一架單眼照像機（必須有手調快門和光圈才行），如有廣角鏡頭更好，一般用的濾色鏡片，腳架，快門綫，其他的則是一些燈具、繩子、綫和做模型道具的材料，大致就是這些，下面開始我要說明拍攝的細節了。



大家一定不會錯過前不久上映過的「黑洞」，片中所製造的場面非常壯觀，七月號的讀者文摘也曾有專文介紹，雖然我們不可能像科幻片那樣製作龐大的道具和佈景，但卻可以用簡單的設備做出類似甚至更好的效果。現在第一件事就是在心中構思自己所想要製造的畫面，將它畫在紙上（附圖一）當然胸有成竹不畫也行，然後根據構想開始收集所要用到的器材，照片中的太空船完全是用廢材組合而成（附圖二），我用了幾根裝雪茄煙的鋁管，又找到兩個包小藥瓶的塑膠容器，然後把它們剪開對黏就成了船身主體，中間插入一根鋁管成了船首，船身主體兩旁各黏上兩個鋁管算是引擎部份，這樣太空船就完成了。星球的製作也不難，去買一個直徑十公分的保麗龍球，用廣告顏料塗上看起來富有神秘感的色彩，再剪一個中空的圓形硬紙板（附圖三）使球能放入中空的位置而四周不碰邊，對了！剪硬紙板時勿忘留出如附圖三所示向內凸出的一片，然後在球上割一槽口將凸出部份插入槽口才能使紙板固定在球上。這樣就差不多了。接下來的是背景太空部份，到壁紙店去買一捲黑色絨紙，剪一大塊下來，大約是一〇〇公分乘一二〇公分大小，用尖物在紙上截出許多大大小小的洞，到此差不多

就緒，再來就是場景的安排，寫出來比較麻煩，我還是用一張圖表示（附圖四）。這裏有幾點注意事項茲敘述如下：㈠用綫來吊模型時必須在相機觀景窗中仔細觀察，綫上的反光要消除至完全看不見為止㈡投射於模型上的光綫方向，必須要一致，看起來才會比較自然㈢所有的燈具最好是具有調光器設備，以便調整所須要的亮度㈣儘量移開場景附近所有可能造成反光的物體、當然除了要另外製造特殊反光效果時例外，那時可設置特定的反光裝置。㈤最好是晚上拍攝，可減少室外光綫的干擾，而且可以很安靜的工作。

接下來是拍攝前最後的準備工作，按照附圖四將相機位置固定好，然後再開始用綫掛模型，一面掛，一面從相機觀景窗中看出去，看到模型確實達到所要求的位置時才停止，當然，在調整模型位置期間也可以移動相機來配合畫面的位置。第二步將太空船引擎部份裝上四個小型手電筒，燈頭部份用有顏色的衞生紙仔細包住以便開亮時有火焰的效果，而且必須使用開關接近燈頭部份的一型手電筒，如此才便於操作（附圖五）。再來就是調整光源，切勿有使鏡頭上產生反光的光源出現，否則效果就差了。最後一步是相機的操作，先調整焦距，如果不能使所有的景物都清晰的話，就把焦距定在比較靠近前景的位置就行了，再來是裝上藍色濾色鏡片以減低白熱燈泡的色暈，快門綫上牢固以免操作時有鬆脫現象，將光圈縮到最小（通常是十六或廿二）以求得最大景深，還有，看看裝了底片沒有？不然就功虧一簣了！

好了！按快門綫吧！現在看著手錶計算時間，可以多拍幾張，分別用不同的秒數，十五秒、三十秒、六十秒、一二〇秒、二四〇秒，這幾種差不多就夠了，照完趕快拿去冲洗，以免日久變質，去冲洗的時候關照老闆洗出來照片勿剪開，不論好、壞一律洗，因此拿到手時才知道拍攝的順序。拍的時候最好登記第幾張幾秒鐘什麼狀況拍攝的，這樣將來要做成資料歸檔也方便多了。

封面那張照片也是在類似的情況之下拍攝的，所產生的效果和文章中的這張不一樣，但卻各有千秋，這就是自己動手的最大樂趣了，而另外還有其他許多有趣的拍攝方法。例如：重複曝光、疊影……等等，都是不需要用到暗房的技術，以後有機會再另行敘述啦！拉拉雜雜寫了一些，一定還有很多未盡完善之處，還請各位同好多指正，不勝感激，有空再一起研究研究吧！



復活島的古代太空人

朱蕾譯

復活島孤立在南太平洋的茫茫大海上。它的名字令我們聯想到神秘，它的景觀更是吸引了多少考古、歷史、人類、語音學家往返探索。

人類發展史的線索難道隱藏在這座與現代世界隔離了幾個世紀之久的島上嗎？

一七二二年的復活節，荷蘭人雅各洛幾芬（Jocob Roggeveen）發現了島上的哈諾拉拉窟火山，此島自此便以復活節為名。此後五十二年內，多少探險家在海上搜尋此地，復活島卻好像消失了似的，不為人所尋獲——這座古代之島好像盡力孤立自己，以便留存它的秘密，不給世人知曉。

一七七四年三月十一日，科克船長終於又發現了這座復活島，從此學者專家們便全力思索島上留傳的不解之謎。可是根據「復活島——忌世諸神之家」的作者凱瑟之言，「一切結論仍舊是問號再加上問號的不解之謎。」

學者專家之間為何存有諸種異論？

復活島的註冊商標是大家所熟知的最大奧秘——默哀moai—— 諸巨大的石面神像。這些石像謎樣的雙目，在面對海洋白雲投注以無情的凝望中，曾看盡多少滄桑舊事？

在不知多少年前，這些石像必然目睹過至少仍是謎中之謎的古代文字——可好木土木輪哥輪哥 ko hau motu mo rongorongo——這是一個被遺忘被隱沒的古代文化痕跡。

我們即將明白，這些謎中之謎和古代文字的意義是超出南太平洋上這座四十五平方英哩小島的範圍的。

輪哥輪哥的奧秘

NA	E	I	Easter Island		I	C	NA

「透洛米洛」toro—miro石碑和其上的象形文字是罕見的發現，若藉重歷史背景來研究，較容易尋得答案。

席伯乾、英格勒神父（Father Sebastien Englut）在「世界中央之島：復活島之曙光」一書中，稱輪哥輪哥為「吟誦的文字」。這些古文字最早在一八八〇年被西方人所發現。第一位發現人是一位傳教士：優金艾洛弟兄，「他見到許多刻有象形文字的木碑。」

優金也注意到另一件事，當地的土人非常敬畏這些石碑，並且繼續有秩序地雕刻這些自己不懂的文字。但是原因何在？

刻在木板上的文字引起了日後歐洲探險家的興趣。他們發現了島上石碑留存的數量比預計的數目還多，但是土著們雖然崇敬這些圖案，卻對其內涵一概不知。

失望之餘我們回想到曾經在亞力山卓圖書館發生的一次事件，「為了焚毀古代紀錄，以及消除一切阻礙信仰基督教的異端邪說，」亞力山卓圖書館內一切碑文都被下令焚毀。這些存留的紀錄可能是經由熱心而又喜愛收藏的人冒著危險而帶出來的。

「自然」雜誌（Nature）有一位匿名的投稿人說：「當時被焚毀的那些遺跡，對於語言學研究有無限的價值。」

根據英格勒的統計，目前只有

六十七塊石碑編有號碼，大部分已被世人所遺忘，而散佈在公共存檔或私人收藏中。

艾洛弟兄說，平常我們在精細的複製品上所看到的圖像，在原來有上百年歷史的原始石碑上早已難加分辨，並且沒有意義說明。

復活島日後的訪問者對艾洛的話加以證實。兩位叫燦朋和賈森的傳教士和一位古董家兼軍需官的威廉湯姆森登上了摩和克族的岸上。他們發現當地的土著雖然百試唸讀石碑上的文字句，但是非常困難。他們聽說有一塊石碑可被翻譯，可是卻發現土著在三個禮拜天對著同一塊石碑吟誦了三種不同的意思。湯姆森在一八七五年向加州「學術研究院」作以上的報告。

所以土著無法明白石碑上幾何形的人類文字是很明顯的事實。（除非有人曾秘密地知道古代文字，但是這些人無疑地已經死去）。這種只顧模倣外表不注重意義的作法，和生意人模製古董物品賣給觀光客的程序，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無論如何，我們相信這些形象圖案曾經一度是活著的文字。

復活島居民依照傳統，每年在阿那肯那（Auekena Bay）海灣舉行一次讚拜，任何已經發生的或正在進行的族戰都要為這一次重要的崇拜而停止。

面對如此一個非常注重傳統的封閉社會，我們不禁會產生一陣迷惑：如此注重傳統的社會，怎能將延續種族的重要知識給遺忘了呢？

在我們想解析這個民族繁複的語音系統時，發現了一項更不可思議的事實：這個民族在任何時代的人口，皆未曾超過一千五百個以上。英格勒神父因此說：「這麼小的一個民族要發明圖記文字藉以溝通，實在令人詫異。」

考古學家法蘭西斯，馬季埃在「復活島的奧秘」一書中認為，無論如何有一個人確實在某一個時間發明了這些圖記：

「這些圖記代表著一種語言和思想的元素，它們不包含在我們的抄寫形式之內。這些字體表達了集中生活的一種力量，除了它具有一種數學性的抽象記號。」

讓我們深思一下馬季埃的話。復活島常被人描繪為一座居民稀少而偏僻的小島，留存一種只能和現代世界數學相比的繁複語言系統。

許多人提出了疑問。這套驚人的語言是誰發明的？最先的作者是誰？時間為何？為什麼一群原始島上的居民需要一套如此複雜的溝通系統？這項系統成了當今主要無法理解的古代語言之一。

凱塞琳．史考思必．露勒居，在一九一九年對這些問題所持的觀念到今日還很令人信服。

她在所著「復活島奧秘」中說：

「許多學者專家相繼地探訪了復活島，也熱心的論述了所見所聞。但是這些古蹟存在的原因，來源，年代與出處仍然是一個謎中之謎。」

倘若只限於復活島一地來研究這些問題，我們必定難求答案。無論如何神像永遠不會張開它神秘的嘴巴來吐露這個秘密。

倘若我們遠望拉拉窟的火山頭，也許能尋得一些蛛絲馬跡，但是在未明白這些插象的文字謎之前，任何答案都是渺茫的。

輪哥輪哥：從孤立到無所不在

復活島的神秘被人視作獨一無二的古物。許多學者至今仍抱如是之觀。

但是最近一項新的奧秘與舊有的溶合爲一個爲整體。原因是考古學與語音學家終於能放棄關閉在狹小而專門化的學術圈子裡，走出象牙之塔，而以一種整體全球性的史觀來看這件事。但是結果並不全是予人以慰藉的。就如幽浮的出現，打擊到了太空工程師的象牙之塔。這些太空工程師一直認爲外太空一切與我們遙不可及，卻未想到我們的祖先可能早已遭受過外太空的挑戰了。

復活島最新也最令人迷惑的奧秘是：透洛米洛石碑雖然獨特，但是和地球上其它古代的文化文字有極大的類同處。這項事實明顯地與

考古學理論背道而馳。

第一個暗示出現在拉古西所著的「中亞與東亞文字的開端」（一八九四）（Beginnings of Writt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sia）一書中。他將透洛米洛碑與玻里尼西亞和其它地區的象形文字作了一個比較。但由於他的理論不能合乎人類的演化史，而終於被世人忽略遺忘了。

另一種假說出現在二十世紀初，這次的證明非常令人矚目。

一九三〇年代，季亞姆·海佛西發現復活島木牌上的文字和默罕幽達魯挖掘中尋獲的原始印第安圖記有一樣的構造。兩個相隔一萬一千英哩的民族有相同的文化實在令人驚異。

雖然默罕幽達魯的秘密一直未被人解破，但是有一件事可改變我們的觀念。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七七年，約翰馬修和雷巴哈度·達雅·拉姆·薩尼二人在印度河谷的探險成績震驚世界。他們在那裡發現了一支獨特的文化，馬修說：「這支文化與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相近或猶有過之。」

他在卷一「默罕幽達魯」中指出說，一般專家不相信該處有如此「先進」的文化存在。但是事實可以駁到這種說法。

「哈拉巴與默罕幽達魯的發現

既被認定，則人類文明發源重要之地之一的印度河谷，在公元幾千年前已發展了高度文明也可被認定了。」

默罕幽達魯和哈拉巴雙子城發展了一塊一千英哩長，五百英哩寬的農業暨商業社會；如此孕育了一種族及和西亞無可比擬的文化溫床，他們畜養各種家畜和崇拜外星來的神子。

考古學家忽略了隱藏在這項文字的設備，橫跨海洋輕易地互相留傳知識。

從小印第安岩區和賓州中南部華納島的岩石雕刻檢驗中，我們發現了一些事實。（原文第十九頁）我們可看到卡綢在一九三四年「蘇史圭哈那河安全碼頭附近的岩石雕刻」報告一所列出的圖表「Petroglyphs In the Susquehana River Near Safe Harbor Report Number I（1934）」。

當然其中少不了和復活島文字相同的地方。此外，卡綢又有更多的發現：「華納島所發現的文物和古代中國文字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已經有一些東方學者將其中的象形字翻譯成中文。」

亞瑟派克（Arthur C.Parker）博士將這些文字的年表定為公元一千年之前的產物。那麼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五個世紀，中國漢字已經存在於北美東方了！

也許又有人認為這只是一種巧合罷了，但是仔細考慮一下卡綢根據東方學者證明的事實：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中「太陽」、「雨」、「山」、「堡壘」、和數字「三」「十」與中文象形字相同。

倘若有人要駁斥以上這種令人困惑的關連，那麼，他對於馮海納—格登的發現也要打一個折扣了。馮海納在研究古代東方文明的搖籃時，發現到中國的寫意文字（ideograms）和復活島的象形文字有許多類同。結果他冒著同業譏嘲的危險，在人類雜誌上（Antropos）發表了一篇報告。（卷三十三）。

華納島上發現的字當中，和中國字完全相同的是「水泉」。在北美五大湖休貝湖和呼倫湖到明尼蘇達及北達科它州有一支民族叫歐吉布威印第安族（Ojibuay）。我們將此族的象形文字翻譯出來，部分內容是：「寫意文字所指的那人具有一種將他或他的影響引至正義或邪惡的神秘力量。

這位能夠超越空間施展力量的人物是誰？誰能夠從中國遠渡重洋地來到明尼蘇達？誰能將他的力量變成正義的或者邪惡的？誰具有隨時顯現他身體的力量，而這種神力

它可能如古代傳說中的具有駕駛赤熱戰車的力量相同？

（在此我們非常有趣地發現復活島上的居民尊稱他們的第一位國王為「哈督—馬督亞」（Hatu—matua），他也具有這種力量，這位國王所揀選的一群人稱作「阿力基—胡埃那」（Ariki Huena）這些胡埃那會利用那股超然的力量將默哀—衆神像從原處搬運到海邊來。如此一來，我們發現這兩種文化的關連何止限於寫意文字呢。

這些歐伯季威族和復活島人所稱的「神人」到底是何許人物？難道這就是從歐洲到非洲、到亞洲、到澳洲、到北美、南美、甚至到復活島的那群「具有魔力之人」的長途旅行嗎？只有南極洲例外，但是誰曉得也許在那深厚的永凍層溶解之後，人類又會有什麼重大的發現呢！

基於此點，我們確信復活島上的象形文字不是孤獨的，它是屬於全球共有的文字！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討論到語言方面的關係，卻忽略了中美、南美與古代復活島之間在建築、雕像、以及神話之間的相似關係。）

全球性的象形文字所導出來的結論

我們實在不必提出在知道輪哥輪哥為世界性的共同象形文字後可能產生的問題。我們的沈默表示我們在尋求答案。

如同「馬拉加西加文明」（Civilization malagache）作者所說的一樣：「這一切有關的東西如何被傳遞是一樁奇妙的事……但若不整體地去解決它，一個人很難提出任何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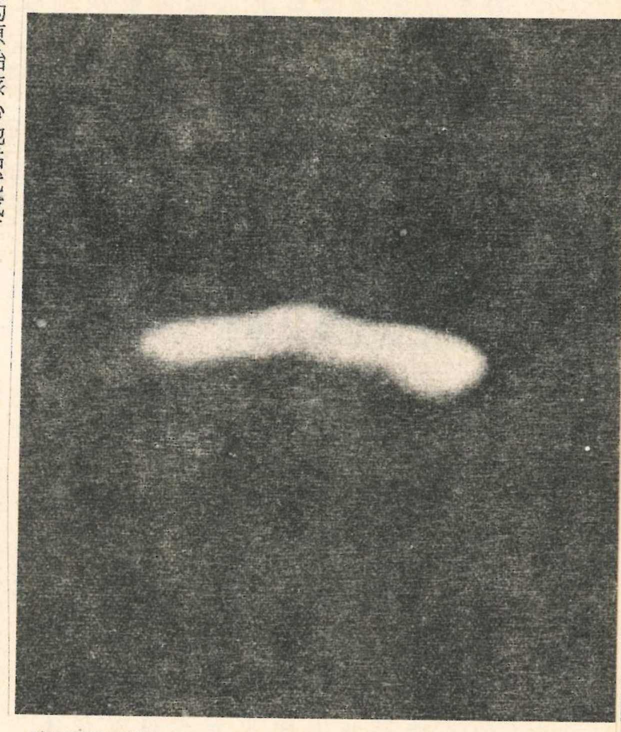
這個全球性令人迷惑的答案有可能被破解嗎？

我們在此提出四種可能解決的途徑。

一、倘若寫意文字的形式很簡單，我們大可稱它是「鬼畫狐」的亂圖現象，不用再加追究。但是我們千萬要記住：馬季埃說輪哥輪哥具有數學性的抽象觀念。卡綢談到北美象形文字時所說的話更不可忽視：「北美象形文字談到許多相關的神話人物和想像的形體。無庸置疑，重大的事件和訪問的人物都鐫刻在其中。」

對於一種初步的象形文字或胡亂抓式的文字，我們不會下如此的評論；也不會對全球性古代語言產生相似的特色的這件事實，認作是巧合而加以評論。所以這一個說法不成立。

二、這一項是以文化分裂理論為基點的解決途經。分裂性的文化是「由原來文化的核心地分散到各處」的觀念，使人在第一眼覺得很信服，我們只要找出分散全球文



化的原始核心地點就成了。

可是這種簡單的分裂法，使我們立即碰到了一個難題。最合邏輯的核心地點是印度河谷區的默罕幽達魯，它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前三千二百五十年（根據馬修的報告，在此地仍留存古代的城市，一層接著一層比目前鏟子挖到的地方還深。）而此地居民最後的生活時間是在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但是根據碳十四偵察器測出的結果，復活島的人類生活是在西元後四百年左右。

因此，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答案——為什麼印度河谷的象形文字會流傳保存了二千年，並且遷徙的人在前往一萬一千英哩之外的火山島的路途中，怎未曾在玻里尼西亞群島上留下痕跡？

我們無法解釋這個矛盾，假設古代有許多學者從默罕幽達魯前來復活島上建立了學校！這種說法實在不可能。

梭．海耶道（Thor Heyerdahl）提出一種傳統方式的文化分裂法——坐船從南美到復活島。但是這種說法就難以滿足「為何印度河谷在兩千年之前就有同樣象形文字」的答案了。況且，復活島上傳說的哈督馬督亞是來自西方的神人——與海耶道之說又相差甚遠。

因此，傳說式文化分裂法說：輪哥輪哥文字是由西元前第四千年的核心文化地區分裂出來的文化。這個說法還是太牽強。所以，我們

要繼續審查第三種可能的途徑：這種全球性的文明存在於史前時代。

三、拉賀法西（N. Lahouary）在「近東的古代分裂語言」（La Diffusion des Langues Arciennes du proche-Orient）中指出，這些全球性散佈，且具有共同的文字並不能解釋為由一支文化分裂出來的結果，應該是「由同一塊陸地產生的，且其上生活著一支具有共同關係的語言和文化的民族。」

我們可將輪哥輪哥的例子想像成未來的比較：一位未來的考古學家在地球大變動的一萬年後，發現一支英語系民族，這支文化散佈在各地，後來在阿拉斯加，里約熱內盧，和澳洲等地被發現。這位考古學家對這可能被稱作史前時期的英語文化將有何說法？

拉賀佛西和貝力認為在地中海常作遠遊航行的民族對於西方基督教的傳佈貢獻良多。將這種說法運用在輪哥輪哥上未嘗不可，但是我們發現輪哥輪哥型的文化分佈太廣濶了，因此也不能適用。

假使考古及歷史學家會忽略有幾世紀之久的印度河谷的文明，那麼他們也會忽略一些更古老更重要的文明史了。

例如，我們最近參加了一次海底潛水艇考古歷險，發現了巴哈馬群島（佛羅里達州東南海上）的巨石文化：其中有利用三十噸重的大石塊建築成九至十層高的圍牆。依這些石塊的質地看，絕不會有人笨得認為它是海邊的岩石。可是歷史學家總是不肯接受這種現存的證據。

這件事實證明了在古代西大西洋之中，曾經存在著一個科技社會。回程時，我們尋問是否這個社會的居民在一次地球大變動中分散至各地？這是否就是貝力和海賀佛西所指的，使古物產生相似的一群大西洋人民？

當我們面對輪哥輪哥文字的時候，是否也正在注視著古大西洋人民的一件證明？而這群人民是否就如同柏拉圖所言：「是被大海吞噬而隱沒的一群古代人民」？

或者，輪哥輪哥把我們帶到一個比史前時代更久遠的時代之中？而這一切相似不是非巧合的，因為復活島原來是一塊古老地塊的一部分，而這塊地就是復活島居民所稱的「地球之中央」——並且這支文化是我們所熟知的古代文化的起源？這個觀點實在令人心怡。

但是我們要考慮到復活島所舉行的傳統禮拜——艾維阿督亞的儀式。海耶德說被崇拜的對象：「是一群像神的人，並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他們是誰呢？難道只是想像的神祇？

倘若這只是民族的傳說，則對中美與北美的印第安人的白神訪問後的許多事實和各種問題的基本疑難是：我們從這些城市的輝煌文明中卻找不出由原始民族演化而成文明的痕跡。

但是在海佛西把默罕幽達魯的文明與輪哥輪哥的文明比較之前，世人還是將前面的疑問擱置而淡忘了。

相同之處是如此驚人，以致口頭無法形容。海佛西因此纂文：「復活島和印度河谷文字」（The Easter Island and Indus Valley's Scripts ）三十三卷。而比較說明。

無論此說如何違背了歷史學家對於人類交替演變史的觀念，他們仍不可否認這項眞理。傑姆士貝力在「諸神王和泰坦」一書中狡猾地辯駁道：

「在美洲發現舊世界的文物時，傳統智慧的保護者宣告那是僞造的。所以復活島的事件無法成立，因爲相同品並未被發現。」

只有瞎了眼的語言學家才會忽視印度河谷象形文字和復活島的相似的地方。也許我們只希望看到普遍原始民族文字皆有的特徵——圓圈，方塊，點，曲線、或人猿的簡單形式。但是這兩種文化的文字都超越了基本的形態，表現了極高度文化應有的複雜性。比如，輪哥輪哥的內容中，有四種長短不同、精心雕刻而表示人神同形的U字形（其中有一個加有人形）；在印度河谷文明中也有相同的圖記（其中也有一個加有人形。）

由此可證，持「巧合」說法的人，其理論不攻自破。

在海佛西考慮這項謎題的時期，有不少人也發掘或自遺忘的檔案中舉出論點。海佛西明顯地已瞧出這個謎的某些端倪。

「輪哥輪哥」的奧秘舉世聞名。

事實上在海佛西的觀察之前，凱尼恩在一九二九年「玻里尼西亞社會」月刊第四十八卷中，也曾提出了另一種發現：復活島文化與相距僅五千三百英哩的澳洲文化有類同之處。

在同一期月刊中，比里墨力亞「雪格——維達的拍尼斯與默罕幽達魯」一文中說，馬修的發現簡直就是西北印度文化的副本——這也就是說復活島也具有這種類同。

貝力在文中同時批評了馬牙語（myan）（美印第安一種）象形文字和克里特的線形文字（Cre－ton Linear）——皮耶歐諾爾在「尋問白神」中所稱的文字——的編纂。貝力說：

「幾乎相同的抽象象徵不可能在世界不同的兩地單獨被發明使用。」倘若德蘭大主教沒有頒佈命令焚毀馬牙語文件，那麼，克里特島

令人迷惑的文明不知和中美洲文明又有多少相似之處呢！與復活島的關連又不知又有多大！

比方說，在猶加敦的奇乾異查（Chi Chen Itza）地有一座叫阿卡伯季伯（akabdzib）——「晦澀文字之地」的建築。那些文字果眞爲不解之謎嗎？（它和馬牙語系的文字很可能非常相似）。或者它完全不同於其它古代文字？我們懷疑倘若阿卡伯季伯文字和輪哥輪哥文字相互比較時，我們會很明顯的發現它們同源於一支文化。

隨著時空發展，隨著復活島的支流向外遠航，島上的居民依照拉拉窟火山而起了一個扼要的名字：塔—西頭—的—海奴兒 Ta-Pito-te-Hencua——意謂「地球之中央」。

這支好像發自復活島的核心文化，不但影響了若干古代的社會，也關係到古代北美洲的文化。也許有人會懷疑一項眞實性——比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四千六百英哩之外的木刻板文字有何關連？許多人否認復活島遺蹟是前者的游牧民族痕跡，因爲紅人的社會不具有留傳文字的能力。但這種說法是否確實？

約賽亞・四里斯特在所著「美洲古文物」一書中，引錄了海菲涅司克寫給能解譯古埃及文字的強・佛朗梭・祥波龍的信件。海菲涅可克極端反對前面的說法：

「認爲美洲古代國家沒有寫作、文字及信件的系統是錯誤的說法。許多美洲國家的民族有持續相傳的傳統觀念。」

一九三〇年，賓夕法尼亞洲的歷史學家唐納卡綢，在研究蘇司圭哈那河（Susyquehana River）安全碼頭的岩石雕刻後，下了一個結論：

「我們相信動物形象形文字的用途廣泛，目的繁多。由許多古代生活社會擁有相同的記號這項事實看來，這些象形文字被證實不是一些隨意或無代表性的抓痕而已。」

倘若精讀史帝芬皮德已絕版的「象徵性古塚和動物肖像」一書第二卷關於史前美洲的文章，我們會發現一些大陸與大陸之間驚人的文化類同。我們在威斯康辛四處可見一千英呎高的，所謂膺塚的土墩（Eagle mound）。把這些土墩叫做鷹塚，也許需要一點兒想像力，但是我們與之和透洛米洛象形文字相較時所發現其中的相同處，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在伊利諾州，洛克福地方，我們可見到另一種「鳥形圖記」：有四十五英呎身長，雙翼六十八呎寬。也許這是一種大鳥圖記——但是我們實在懷疑它那粗短的雙翼怎能在空中帶動那肥胖的身軀——我們覺得那更像一個仰頭彎臂的祈禱者

。不管它是什麼，它和輪哥輪哥其中的象形文字構造相同——一個不可能被當作鳥的文字。

（此外，北美洲印第安人有一種幾百呎高的動物圖記，和U—2偵察機的外形相似。可是在秘魯那斯卡平原上，我們到處可見巨大的古蹟顯示古代的各種象徵物。我們讓讀者自己深思這個問題。）

讓我們回到比較平凡的印第安象徵標本上，在「新世界的書文明」一書中，作著討論到一些在猶它州發現了的和尼羅河相似的象徵物；另外，在新墨西哥州也發現了「和蘇美河流域的線形象形文字相同的象徵。」

相隔遙遠的兩地出現同一種文化與語言的情形，其範圍廣濶，眞令人懷疑古代是否也有七四七客機紀錄，我們應作何解釋？

「根據印第安人的記載，白神來訪時，他們尚住在山洞和地穴之中，」貝力描述西班牙征伐之前的時期說：「接著立刻被教導各種知識、農業、天文、數學、城市建築、廟宇和宮殿，龐大的灌溉系統，以及陶器和金屬的使用等等。」

當許多消逝的文化所遺留下來的手工藝品在我們面前出現時，我們便不能否認以上的說法。描繪白神和「有美麗發光頭髮」的女神的記載是非常生動而神秘的—這些艾維阿督亞、貝克哈（pekeha）以及各種具有其他怪名的神祇究竟是誰？他們如何教導史前人類這些先進的知識？

南美的一些與世隔離的民族也曾受到一位外星來訪者的教導，然後獲得先進的知識，這和復活島的傳說又非常類似。

由於本篇不討論文字之外的範圍，因此文字以外的許多例證無法一一舉出。讀者可參考羅伯特．天伯（Robert K.G. Temple）的著作。天伯曾研究過非洲的多根族（Dogon）傳說，天伯在「天狼星的奧秘」中說，多克族在遷經埃及之前，曾經接受來自天狼星人的智慧。其他學者也撰文描述來自天上的神「同時下降」給古代社會的記載。

四、第四項建議是一種最可能的事實：外太空來的文明到訪地球，與其上各種的居民連繫，以促進人類的進化。若果如此，則默罕幽達魯及哈拉巴掘出的文明城市就不怎麼神秘了。

但是，論到電影「星際大戰」的內容，我們要強調並非所有的星際交流皆發生在「遠久之前的銀河系中。」

哈督馬督亞很可能在一千年前就拜訪過復活島，和他的祖先（或他自己）於幾世紀前在非洲、澳洲和印度河谷所做的訪問相同。其中

被撿選的一群（稱做阿基胡埃那的人）則被授以教導族人文字、技巧等的責任。

當地居民因爲敬畏這位有權柄與超自然力的人，所以稱他爲神。當這些外星人，（也許他們不希望被稱爲神）離去的時候，留下了透洛米洛，以做爲後世子孫的遺產。

這個構想比假設的邏輯基礎更確實。

法蘭西斯馬季埃在一次特別的機會下得以研究復活島遺產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沒有被任何研究者採集到，包括海耶德在內。因此，讓我們仔細地閱讀這份「復活島的奧秘」（一九六八年）其中的一段：「我們不能忽視一項可能：就是外星人曾經訪問此島，教導該地居民，並使之製造代表當時的紀念物。」

這些紀念物就是「默哀」——當地居民稱之爲「阿鈴加」（Ari nga），意思是「活著的臉」。英格勒神父與渥爾夫（wolf）說這些沈默的雕像，在當地居民的眼中，認爲他們是古代教師的超能力的具體化。

馬季埃的見解具有一件強有力的證據：就是輪哥輪哥本身的內容。

一九七四年，我們研究了透洛米洛石碑上的文字與內容（原文19頁）。我們定了兩種假設的解說，結果是不謀而合。再仔細區分其中的各種內容結果時，發現了一些談到外星人的事件。

總之，內容大致如下：「從外星來的神前來教導人民，」而「跟隨神的一群人也被稱爲神祇，備受崇拜。但是他們不是眞神，只是被當地人民讚拜爲神而已。因爲人是無法爲神的。人民誤解了這點。」因此，在外來之神離開了復活島之後，居民們就以其它代替物作崇拜之用。

此外，他們也留下了胡雷區所稱的「追溯神秘起源的大標幟。」

這些標幟就是透洛米洛碑，也就是地球上各支派各民族所以在千百年前突然進步的答案之一。

我們相信這些特別的透洛米洛，曁其它一切馬季埃所謂仍隱藏在復活島上的有關文字，在未來某一時間中，將提供人類機會與能力來了解活在地球之外的外星人對地球的意圖，與增加人類本身自覺性。它們同時也協調了人與自然律法間的關係；也增進了地球與其它星球人類的各種關係的認識。

我從輪哥輪哥翻譯出了一段信息：「我們來過，必將再來。」

最近多次幽浮的來訪是否與前言有關呢？我想是的。

在人類即將面臨的下一個巨變的時刻裡，在我們的天空充滿了不明飛行物的時刻裡，復活島上留存的古代預言似乎已經應驗了。



北美洲古代神秘石洞

崇德譯

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一些沒有小徑的密林中，如果遇到攜帶犬隻和相機的人，他們一定是正在這個地區尋找古代神秘洞穴的業餘考古學家，對於區內的洞穴着了迷。

這些業餘考古學家，對於地上的任何神秘的洞窟，均發生興趣。他們希望找出證據說明，愛爾蘭人早在十世紀時就到達馬薩諸塞州的沿海地區。

在紐約北部末端地區，即靠近西奧斯平原一片土地上，曾經發現過諾斯人的一塊殖民地，使人們相信，大約在公元一千年左右，諾斯人曾經數度到過北美洲大陸。一九六三年夏天，由阿斯達德所率領的美國地理探險隊曾經在該地區發掘九個地洞。據說，這些地洞是在十一世紀初修建的。但一些歷史學家又說：歐洲白人可能在諾斯人之前就已經到過這個地方，因在諾斯人之前，愛爾蘭人已抵達北大西洋去探險，所以在很早時期就來到新英格蘭。

在一七一〇年，諾斯人抵達曾經航行到北美大陸的「芬蘭」和「馬克蘭」。據說，他們曾看見五個白人居住在地洞裏。二十年前，在紐罕布什州的北沙林曾發掘出一些石頭建築，跟英國銅器時代的石柱圈差不多。有些人認為，英國的那些石柱圈，就是諾斯人的傑作。

這個佈滿古代洞窟遺跡的勝地，現在被稱為「神秘山洞」，在夏天季節，就向公衆開放，並且設有導遊和出版了導遊手册，使遊客十分方便。

北沙林石洞的被發現，已引起麻省一些人很大的興趣。他們把發現古老的石窟當作是一種嗜好。他們追尋各種綫索和傳說，在過去幾年來，曾經在貝學哈姆、芳德爾、沙斯伯塞、雷頓、馬薩諸瑟德等地方，發現了不少石洞。

這些古代洞窟可分為兩類，比較罕見的一種，是修建在地面上，一般都是建在一個小山頂上。這種洞窟均使用巨型的石塊築成，有些石塊重達數噸，另有一種是蜂巢式的石洞，一般是修建在頂地下，通常是在山坡地方。洞的出口處在頭上，洞口由圓石構成，石塊十分整齊地壘建在一起。人們推測，這些地下石洞可能是一些僧侶的夏宮。他們可能在北沙林修建了很多地下修道院，目前對此尚沒有最後的答案，因此更引起大批業餘考古學家的興趣，設法尋找答案。這種石洞，只有經由導遊的引導才有辦法找到。

麻省的考古學家想從這些石洞發掘一些藝術品，或其他遺物，以便找出誰是這些石洞的修建者，他們修建這些石洞的目的何在？

羣畜能預知地震

●沈德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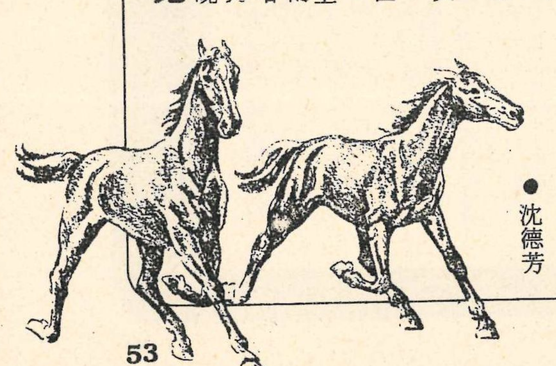
動物和雀鳥能於地震發生前數小時，預先知道它會發生的神秘能力，曾使科學家們大感不解——但如今，有一位研究人員已經找出這個疑問的答案了。

柏林佛列支．希伯爾研究所的生物化學家凱爾麥．泰拉畢士治說：「在重大地震之前，地球放射出大批帶電荷的粒子或離子，大氣層充滿着電。

「這些靜電的活動，使人類感覺到不舒服——會引起頭痛，不安和昏眩——而對許多種有較為靈敏感官的動物的影響會更甚於人類所感受的。」這是泰拉畢士治在「自然雜誌」中說的。

他曾特別地研究過義大利東北部的費里烏里區。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那一天，動物和雀鳥，都好像發狂那樣，但並無甚麼使牠們會變成這麼樣子的明顯的原因。

狗隻狂吠與狺狺而叫，猫隻跑到街上去，馬和牛大力踏腳和顯示出煩燥不安的樣子。大小老鼠打圈子走來走去，雀鳥喀喀地啼叫和撲着翅膀。當時，沒有人能夠對這些動物的怪異行為，作出解釋，但晚上九點，該區便發生了大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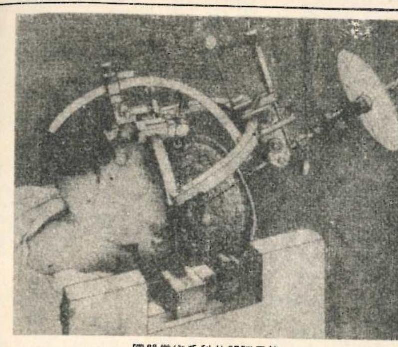


灼腦手術能改良罪犯？

列特保被判襲擊三名兒童和脅持一名少年人質罪名成立後，醫生宣稱，他接受治療後可痊癒。醫生在他的頭顱上鑽一孔，摧毀那部份及令他變成暴戾的腦組織。

這次手術一直被認爲成功，直至他再勒死另一少年。

列特保祇是接受腦治療的暴行罪犯之一。一般相信，這巧妙的手術，可以令惡漢變成敦厚。



使用腦部外科手術儀器圖

一項批評甚至警告，對犯人及被認爲患精神病的人施行腦部手術，假若外科醫生認爲需要，可能擴及其他行爲稍差的人。

病人接受這項備受爭論的治療時，頭部固於一鋼夾上，跟着在頭上鑽一孔，用電流通過腦部。

這被認爲是治療罪犯的一項革命性方法，現今愈來愈多人批評，因爲列特保並非僅有的失敗病例。

西德的艾曼亦曾接受腦部灼炙術。

但兩年後，他故態復萌，用酸性液體破壞名畫，摧毀樹木及虐待動物。他被法庭判處入獄五年。

在美國，一名九歲的聰明男童，因行爲不檢，曾接受五次手術。據講，現時他已追不上功課。

他們並非在無名的實驗室接受手術，有關的治療均在著名醫院進行。在西德，漢堡的梅拿教授和德基曼教授，與及夫來堡的梅達積教授和符玆堡的史貝勒教授，均進行這種受人非議的手術。

這些精神外科醫生聲稱，摧毀某部份腦組織，可以控制心理失調。

但有關批評、指責，他們不斷製造難以幫助的精神缺陷者。西德已進行了七百宗此類手術。

蘇俄禁止此類手術，英國、美國、澳洲及日本，如果獨立的評估人同意，則可施行。

這種手術已引起廣泛批評，但德基曼教授稱：「墮腦既獲社會接受，是即胚胎生命可以因社會理由而摧毀，若然則討論手術干預道德的問題無討論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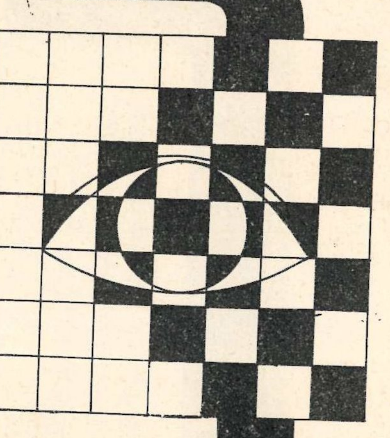
精神外科手術始於四十四年前，當時葡萄牙外科醫生蒙尼斯首將精神低落的六十三歲女子的腦前部割去。

隨後二十年，醫生又施行了十多萬次類似的手術。

在五十年代，精神病人一般服食藥物治病，毋須接受外科手術。不過在過去十年，精神外科手術又抬頭。

對此抨擊最嚴厲的是法蘭克福的辛格殊教授。他警告，不單令病人生命受到危險。他恐怕這種灼炙腦手術會導致用來對付政治犯。他說，在美國，精神外科醫生用鋼針刺腦部，以「壓抑暴徒和攪事者」。辛格殊稱：「我們所有人均受威脅。」

文聖譯



北極行動

● 章杰

一九八五年，大陸光復，政府遷回南京，將「北京」又改爲北平。

一九九○年二月一日，北平傳出一件天大的消息，有四個全國公認的壞人越獄逃跑了。二月二日又傳出更驚人的消息：這四個壞人越獄的當天，一大群核子工程學家也失踪了。這四個壞人是怎麼跑的？沒有人知道。那一大群核子工程學家是怎麼跑的？也沒有人知道。關那四個壞人的監獄，圍牆有兩丈多高，牆上又有電網，眞是插翅難飛。監獄四周另有八座監視哨，每個監視哨上有兩座探照燈，到了晚上，探照燈四射，照得如同白日一樣。這且不說，圍牆裏面又有一千隻經過訓練的狼犬，三千個警衞，一刻不停的作穿梭巡邏。說也奇怪，防範得這麼嚴，這四個壞人還是跑了。

那一大群核子工程學家跑得更令人費解，他們都是在上班的路上失踪的。由科學家、工程師至技工，足足失踪了三百多人。

全國展開大追查，從城市查到鄉村，從荒野查到沙漠，幾乎查遍了全國的每一寸土地，但說也奇怪，一點線索也沒查到。

關那四個壞人的監獄的獄吏說：那四個壞人在失踪前，一點異樣都沒有。唯一反常的是：他們常常對著天空大聲祈禱，至於祈禱些什麼，那就沒有人明白了。獄吏說：他們祈禱的聲音像唸咒，聲音很大、很尖銳。尤其是那個女壞人，祈禱時的聲音更爲刺耳；她的表情，則像神話中的巫婆：一面祈禱，一面望著天，眼睛裏冒著仇恨的火焰，樣子怕人極了。

這四個壞人是不相信有神的，他們沒被關起來前，幾乎搗毀了全國的廟宇。難道是悔改了不成？不像，他們眼睛裏所顯露的恨意，告訴別人，他們並沒有悔過。

那些核子工程人員，失踪前全無異樣。有個工程師的女兒說：她爸爸臨上班時，還答應她下班時給他帶個洋娃娃。有個技工的女朋友說：他們說好，下班時一起去看電影——寶島風情畫，這時大陸剛光復不久，人們都很想知道臺灣的情形。

經過幾個月的追查，還是查不出任何線索，最後只好不了了之，而這件疑案也漸漸被人淡忘了。

五年後，即一九九五年，地球人造衞星測得：北極極心有極强的輻射效應；海洋生物學家也報告：北極地區的魚類，有嚴重的放射性污染。爲了查明眞象，聯合國組成一個龐大的調查團，乘直昇機飛往北極。

北極是一片海，除了一些島嶼外，並沒有大陸。但海上却結滿了冰，厚的地方，可達數千呎。調查團找到了一個背風的地方做基地，每天派直昇機，携帶儀器，出去探查。在千里無垠的冰原上，要找出可疑之處，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調查團的每一個成員都有責任感，大家冒著零下四十度的酷寒，在風雪中默默的工作著。

調查團係採地毯式搜查，每天查十公里見方，將調查到的資料，彙入電腦，比較各地區的放射强度。調查了一個月後，發現放射强度有愈來愈强的趨勢。到了第五十天，可疑之處終於定出來了。那是在近極心偏南一度兩分三秒的地方。

調查團完成使命，預備結束工作。隊員們都在塑膠搭建的防寒室裏喝酒，收音機裏播放著北平廣播電台所播放的京劇——那時京劇已經是世界性的音樂了。營地呈環形，從空中下望，就像個圈圈餅。爲了讓送補給品的直昇機容易找到目標，整個營地呈亮黃色。這個亮黃色的「圈圈餅」，由二公分厚的雙層塑膠搭成。兩層塑膠間打上氣後，整個營地就撐起來了。

「圈圈餅」內，有十個房間，由十扇自動門隔開。隊員們正在餐廳喝酒取樂的時候，突然自動門開了，閃進來高高瘦瘦的隊長。

「隊長好！」大家不約而同的站起來。

「請坐，請坐。」

隊長是個很隨和的人，他揮揮手，讓大家坐下，自己也倒一杯酒，和大家喝起來。

「什麼時候拔營？」有人問隊長。

「等我們把消息傳回總部，就可以走了。」

大家聽了，歡呼不已。這當兒，自動門又開了，報務員急步走進來，在隊長耳邊說了幾句話。隊長點點頭，臉色一下子變得很嚴肅。大家看到隊長的嚴肅表情，都楞住了。

「是不是發報機有故障？」隊長問。

「檢查過了，沒有。」報務員答。

「好，我去看看。」隊長說著，和報務員走出餐廳。

隊長一走，大家都在七嘴八舌的猜測，報務員到底對隊長說了些什麼。一個靠近隊長的隊員說，他隱隱約約的聽到，報務員說信號發不出去。信號怎麼會發不出去？這就費疑猜了。

再說隊長和報務員到了發報室，只見另一個發報員正在望著發報機出神。機器毫無故障，但是發出去的信號却被一種强烈的電波干擾。

「這一定是人爲的，」報務員說：「我們收聽的廣播不受干擾，獨獨我們發出的信號受干擾。」

隊長看看發報機上的紀錄儀，可不是，有一種波長、頻率和他們完全相同的電磁波，一直跟著他們，

這樣他們發出的信號就變得雜亂無章，根本無法解讀出來。

「怎麼辦？」報務員問。

「先不要告訴大家，」隊長無可奈何的說：「總部收到這種受干擾的信號，會覺得奇怪，一定會派人來查。我們靜靜的等著。」

他們能等到總部派來的救兵嗎？

再說北極極心偏南一度二分三秒的地方，冰下五百呎，有座巨大的工廠。數百位面帶愁容的工程人員，正在無可奈何的工作著。工廠的屋頂上，有一間閣樓，一個七十餘歲的女人和三個年紀稍輕的男人，正在俯視著整個工廠，顯得一副洋洋得意的樣子。

「同志，」那位三角臉，年紀約六十餘歲的老頭子對老女人說：「我看我們得趕快把他們幹掉，留著夜長夢多。」

「同志，」那個老女人說：「這件事由撒旦決定，上回撒旦吩咐，非到萬不得已，不可輕舉妄動。把他們幹掉容易，但會引來更多的人，那就麻煩了。」

「對，對」另一個五十餘歲的中年人說：「他說得對，我們不能打草驚蛇，現在時間寶貴，只要再過一個月，我們的計劃成功，那時全地球上的人就知道我們四個人的厲害了。」

「哈……哈……」四個人就像梟鳥般的笑著，他們像是已達成那份期盼已久的願望：他們坐在撒旦的太空船上，看著北極一兆噸級氫彈爆炸，看著地軸轉變，看著兩極成了赤道，赤道成了兩極，看著兩極的冰層融化，看著洪水淹沒了地球絕大部分地方……。

正在他們得意忘形的時候，掛在牆上的一只銀鈴忽然叮噹、叮噹的響起來，四個人趕緊匍伏在地，像着了魔似的禱告起來。這時屋頂上的鐵門自動打開，飛進來一架小型飛碟。

飛碟停在地下工廠的一個平臺上，門打開，走出一個人來。這個「人」看不清他的面貌，也看不清他穿什麼衣著，只見一團黑氣——有的地方淡，有的地方深，凝聚成一個人形。

閣樓上的四個人，看到從飛碟裏走出來的那個「人」連忙五體投地，以一種近乎禱告的口吻唸道：「弟子等拜見，吾師萬歲萬萬歲。」

那些做工的人，沒等到飛碟落下來，都停下工作，匍伏在地，一動也不敢動，整座地下城工廠刹時鴉



雀無聲。

那個由一團黑氣凝聚成的「人」，把手一伸，迸出了「平身」兩個字，語氣冰冷、淒厲，在寂靜的地下城中，盪起陣陣回聲。在閣樓上的四個人，聽到「平身」，才敢抬起頭來，一字排開，站着不動。

「計劃進行得怎麼樣了?」又是一陣冰冷的聲音，從那團黑氣中傳出。

站在最左邊的那個老女人恭恭敬敬的說：「啟稟吾師，他們說，再一個月就可大功告成。」

「他們的話可靠嗎？」那團黑氣又問。

「啟稟吾師，他們不敢騙我們。」

「不敢騙你們？哈哈哈……當年你們以爲別人都服你們了，才落得被人關在監獄裏，你們還不覺悟？要不是我救你們出來，你們還有出頭的一天嗎？」

「弟子等謝吾師救命之恩！」四個人又匍伏在地。

「平身！」待四個人站起來，那團黑氣接着說：「你們要記住，人類是不可相信的，否則你們永遠成不了正果。」

「弟子等謹受教。」

「好，現在試試五號看。」

「遵命。」那個老女人從衣服口袋裏取出一個類似計算機的機器，在標有「5」的按鍵上按了一下。

「啊！」一聲慘叫，劃破地下工廠，一個戴眼鏡的老人趴在地上暈死過去。

「把他弄醒」那團黑氣又下命令。

「遵命！」老女人又在標有「5」的按鍵上按了一下，趴在地上的那個老人打了一個顫醒了過來。

「5號！」老女人對着胸前掛的麥克風前下命令

：「走到麥克風前！」

老人從地上爬起來，走到牆角的一架麥克風前。

「5號我們的計劃什麼時候完成?老實說：如有半句假話。還要讓你嘗嘗電槍的滋味！」

「再一個月就可完成。」擴音器中傳來了老人的答話。

從小閣樓上往下看，老人只有幾寸高。老女人從口袋裏摸出望遠鏡，對着老人瞧了瞧：「五號！我看你滿臉憤怒，是不是不服本座？」

老人沒有答腔。

「好！讓你知道本座的厲害！」老女人按住標有「5」的按鍵不放，下面的那個老人像發了瘋似的慘叫不絕，透過麥克風，音調更爲淒厲。過了約莫半分鐘，老女人才把手放開。老人咕登一聲，倒在地上。老女人陰笑一聲，在「5」的地方按一下，老人再次醒過來。

原來在地下工廠工作的人，都編了號，每個人都動過腦部手術，在痛覺中樞中，留置了一個特殊裝置，只要四個壞人將電鈕一按，電磁波就會被電極接，經一轉代器轉代爲電流，直接刺激痛覺中樞。這些人的甦醒中樞中，也留置了一個裝置，被「懲罰」昏過去的人，只要一按電鈕，就可以醒過來。

「五號！」老女人的音調就像梟鳥一樣：「給我站起來，我再問你。」

被叫做5號的老人痛苦的站起來。

「我問你，」老女人大聲的說：「我們的計劃什麼時候可以成功？」

「再一個月就可以完成。」

老女人點點頭，轉過臉來恭恭敬敬對那個由一團黑氣凝聚成的「人」說：「啟稟吾師，我看5號不敢騙我們………。」

「胡說：人類那有不騙人的！」那團黑氣打斷老女人的話。

「是！弟子受教。」

「你聽着。」那團黑氣的語氣緩和了些：「5號的話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現在要控制5號光憑無線電槍已經不夠了，要設法把他的兒女捉來，這件事趕快去辦，限三天完成！」

「敬遵恩師法諭。」老女人和其他三個人異口同聲的回答。

「好，我走了。」那團黑氣說着，像幽靈似的步入飛碟，接着飛碟無聲的升起，鑽出地下城，消失不見了。

飛碟走後，閣樓上的四個人才敢自由活動。老女人對那個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說：「撒旦顧慮得也太多了，我不相信5號敢騙我們。」

「同志，」那個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說：「不管他敢不敢騙我們，先把他的兒女捉來再說。……」

「當然，」老女人打斷他的話：「撒旦交代的事，那敢不辦？」

這時地下城中的幾百個工作人員又開始工作，閣樓上的四個人拿着望遠鏡，不時向下張望，如有人工作不力，就按下無線電槍的電紐，加以懲罰。

「同志，」那個有一雙三角眼的老人對老女人說：「你看5號的表情！又憤怒！又滿懷自信，他過去不是這樣子的。」

老女人舉起了望眼鏡，只見5號坐在一張長桌子上，正在攤看一張工程圖，幾個工程人員也在旁邊觀看。

「聽聽看，他們說些什麼？」老女人下命令。

那個三角眼老人，按動桌子上的一個電紐，立時傳來5號他們的對話，可是說的都是英文，四個人全聽不懂。

「這些傢伙！叫他們不可以講英文，還敢講。」老女人罵着，把傳音器接到翻譯機上。5號他們的話一一被翻譯出來；出乎意料之外，他們說的，都是如何努力工作、如何如期完工，一點反動的語氣也沒有。

老女人陰笑着點點頭，對五十餘歲的那個中年人說：「你去一趟，快去快回。」

五十餘歲的中年人領命後，從檔案中取出5號的資料，坐上昇降機，來到飛碟起落平台，登上飛碟飛出地下城去了。

飛碟直衝霄漢，十分鐘後就到了北平市。那個中年壞人戴着一付墨鏡，手提旅行包，大步走在街上。才短短的十五年，北平已經完全不是過去的樣子了。二十五年前，他和另外三個夥伴，只要跺跺腳，整個北平就會震動。「那眞是一段好日子啊！」中年壞人打心底發出一陣感喟。「如果當年聽撒旦的話，怎麼會落到後來的結局？」一幕幕的往事湧上心頭。一九七〇年，正當他們的權力如麗日中天的時候，一天，

一個外星人所駕的飛碟，飛入他們的總部。飛碟無聲無息，停在總部的院子裏他們還不知道。當時四個人正在飲酒取樂，飛碟的船長像幽靈似的出現在他們面前，四個人大驚失色。飛碟的船長自我介紹，說他名叫撒旦，來自冥獄星座，願意和他們合作，共同消滅人類。撒旦並說，他找遍了整個地球，發現他們四個人以及他們的主子和他最是氣味相投，因此願意收他們為弟子，帶他們到冥獄星座共享極樂。這時，他們四個人正在得意，那裏聽得進去。撒旦見遊說無效，就傳他們一套咒語，說，如果遇到危險，就跪地禱告，唸動咒語，經由心靈感應，他就會來設法救他們。

當時四個人並沒把撒旦的話當作一回事，但人算不如天算，幾年後，四個人在一場政變中被捕，打入大獄，成為階下囚。這時，四個人才記起了撒旦的話，趕快跪地禱告。但撒旦有意磨練他們。直到十五年後，撒旦才駕着飛碟，來到監獄上空，以冥獄星座特有的科學技術，把四個壞人救離監獄。

儘管思潮如湧，但中年壞人的腳步却沒慢下來，轉了幾個彎，就來到自由大道。這自由大道過去叫三反路，光復後，才改成現在的名字。5號的家，就住在自由大道的一條巷子裏。5號是全國最有名的核子工程專家，被撒旦提去後，成為「北極行動」的主持人。5號的太太早就死了，遺下一兒一女，現在正在上大學。

中年壞人來到5號家門口，看清門牌，上前按門鈴。他那只手提箱的把手上有個按紐，只要一按，就會噴出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讓人失去意識，跟着他走。一連按了三次電鈴，仍然不見有人過來開門。中年壞人正在納悶的時候，隔壁的一位老太太對他說：他兩個小孩都死了——在一次車禍中撞死的。

話分兩頭，且說遠在北極的調查站，一連等了十天，仍然不見總站的飛機。總部一個月運補一次，平時如非有急事，是不會有飛機來的。大家只好耐心的等着。照理說，總部發現調查站發回來的電訊受干擾時，應該會派飛機來才對；但十天過去了，仍然毫無反應。他們那裏知道，總部裏也有撒旦的門徒——撒旦的魔爪是無所不在的。

隊長不願再等下去，帶着三個人乘直昇機往北極極心探個究竟。千里無垠，直昇機的螺旋槳，劃破了寂寥的雪原。飛行了約一個小時，儀器上指示出，他

們已到達極心偏南一度二分三秒的地方。直昇機盤旋下降，在極光的照耀下，落在平坦的雪地上。

景色瑰麗極了；極光從空際落下，映着冰雪，幻化成五顏六色，像是大地都是由寶石構成似的。天上的雲，蒼蒼茫茫，像一群群馬群似的，在空中奔馳。罡風疾勁，劃着直昇機的槳葉，嗚嗚的打着號子，就像要把已降落的直昇機，掀入空中似的。

機門打開，隊長帶着三個夥伴走出來，四個人都穿着防寒衣，臉上戴着防風罩，脚上穿着靴子，樣子像極了登月的太空人。

透過防風罩上的墨鏡，大地盡是一片冰雪。四個人一面走，一面看手腕上戴的放射測定儀。剛走了幾十步，突然平地颳起一陣飛雪，四個人趕快蹲下來，以減少阻力。極地的天氣就是這麼變化多端。風雪過後，發現他們身後的直昇機已經變成白色的了，四個人怕迷了方位，找不到歸路，趕緊回頭。

這時，極心偏南一度兩分三秒地下五百呎，另外四個人正在注視着一塊大螢光幕，隊長等四個人與直昇機，清晰的映現在螢光幕上。

「要不要把他們幹掉？」那個三角眼的中年人問老女人。

「再看看，只要他們不發現我們的秘密，最好不要輕舉妄動。」

在螢光幕上，雖然看不清乘直昇機而來的四個人的表情，但看他們那副狼狽樣子，也知道他們是不會久留的。四個壞人像欣賞電視節目似的，望着螢光幕，一個個面現獰笑。地下工廠中和暖如春。老女人像是很少有這麼高興過，她倒了四杯酒，遞給其他三個壞人。

「乾杯！」

四只高脚杯「鏗」的一聲碰在一起，四個人開懷的大笑。這時地面上的四個人已爬入直昇機。應和着四個人的獰笑聲，直昇機緩緩飛離地面。

「看他們還敢不敢再來？」老女人說着，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

日子過得眞快，在三百多位工程人員的趕工下，整個計畫提早五天完成。四個壞人大喜，只等撒旦前來接他們，一起離開地球，然後把遙控電紐一按，將地球炸個天翻地覆！

「同志，」中年壞人請示老女人：「什麼時候把他們幹掉？」

老女人思索了一會兒回答：「等撒旦來以後，一切聽撒旦的命令……。」

兩個人正在談着，三角眼老壞人突然打斷他們的話，「你們看，他們在幹什麼？」

從閣樓上往下看，只見那三百多個工程人員圍在一起，不知在討論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透過麥克風，老女人大吼。

「我們正要告訴你們一件事。」5號也透過麥克風回答。

「什麼事？」

「我們造的不是一兆噸級的氫彈，而是一萬噸級的原子彈。」

「你敢！」老女人習慣性的從口袋裏取出無線電槍控制器說：「5號，你是不是想死！」

「我們早就不想活了，」擴音器裏傳來5號的聲音：「我們之所以拖到今天，就是要把原子彈造出來，和你們四個人同歸於盡！」

四個壞人氣得眼睛要冒出火來，老女人大叫一聲，將拇指牢牢的按在「5」上，5號慘叫一聲，倒在地上，像殺豬一樣的哀號不絕。

「還有我，」應和着5號的慘號聲，擴音器裏響起了6號的聲音，「這裏有一個電紐，我們只要一按，原子彈就會爆炸。」

「你們敢！」老女人狺狺狂吠：「5號就是榜樣！」

「為了全體人類的幸福，我們早就決定犧牲了。」6號慷慨激昂的說：「千古艱難唯一死，我們不怕死，你們還有什麼辦法？」

四個壞人楞住了。

擴音器中又傳來6號的聲音：「讓我們一起高呼──人類萬歲！正義萬歲！眞理萬歲！」在一片搖撼天地的呼聲中，忽然轟隆一聲，整個地下工廠頓時化為灰燼。

事後，設在挪威的國際地震研究所，測得北極極心發生輕微的地震。大地一切如常，就像不會發生過任何事似的。

撒旦很失望，但並不灰心，他仍在找尋機會；他知道：只要地球上有人類，就有他的門徒，他的願望就有達成的一天。

外太空來的胞子


那些從外太空飄來，像下雨一樣掉在地球上的白熱球是什麼東西，它們落在農田和城市街道上，而它們周圍百哩之內空氣都漸漸變冷，這些可致人於死的胞子是從那裡來的？人類可不可能在不可挽救之前找出它們的秘密呢？


郝吉姆是北方大學的年輕天體物理學家，他每到暑假，就在達科達的黑山森林裡打獵，消磨時間
角度正好，這次一定不能失誤……咦，這隻鹿好奇怪它一直看著我，而且不逃走！
當他小心的走近那隻鹿……
老天！它死了……在夏天最熱的時候被凍死了！


啊？這個像胞子的東西是什麼？…；它眞…眞冷！我敢…打…賭，一定…是它把…那頭…鹿…凍死的！


他突然想到他的來福槍，於是他用槍管指著那個胞子一樣的東西，沒想到……
眞奇怪！它把槍管溶解了馬上就溶化得乾乾淨淨！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是郝吉姆奇怪的經歷並不是唯一的，全國還有很多令人迷惑的事發生…
啊！那…那個東西穿過天花板掉在我的爐子上…正在開的水忽然變成冰了
七月裡下雪？眞不可思議！
我的球桿怎麼了？我用它來打球，但是球卻使得球桿變得好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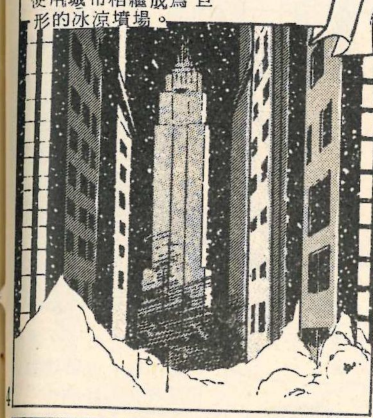
這一整天，一直到夜裡，這些奇妙的胞子數目一直在增加……



這些胞子落在城市、鄉村、農田裡，它們也落在樹上水裡，不論它們掉在什麽地方，那裡的空氣馬上變冷，而且開始下雪。



地下排水管因爲冰凍結成冰而破裂，發電機也不能使用城市相繼成爲巨形的冰涼墳場。



一架飛機嗡嗡地向北飛向遙遠的冰河

那個冰河至少有一哩高，而且，每小時前進一哩，不到一個月，它就會把整個大陸都蓋住。



不久，都吉姆的飛機降落在一個被雪蓋住的大學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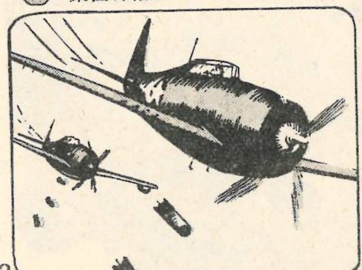
吉姆…啊，親愛的，你終於回來了，我眞替你担心

不要担心，我們要拿出勇氣來對抗這個災禍，不管它是什麽





軍隊嘗試著用炸彈轟炸那些胞子，但是它們把一切接觸到它們的東西都溶解了！



布教授，都先生！謝天謝地，我終於到了

是艾得華教授，天文學家

南西，倒咖啡…熱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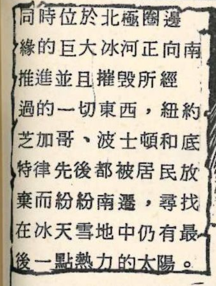



我要出去找一個胞子我們就可以開始試驗了。
你忘了嗎？我們的科學家已經對它們做過許多試驗結果都失敗了。


再一次的失敗就會導致地球的滅亡所以這次一定不能失敗…，人類不會不抵抗就放棄地球的！


找到了一個！距我們的房子不遠，我們可以帶儀器到這裡來，並且架起帳蓬擋雪……


就這樣，吉姆和布教授在冰天雪地中開始了他們的各種試驗。
我已經對它做了每一項我知道的試驗…結果都一樣…這種胞子不存在，根本就不可能有這種物質
再多做幾種試驗吧我們絕不能停止試驗


同時位於北極圈邊緣的巨大冰河正向南推進並且摧毀所經過的一切東西，紐約芝加哥、波士頓和底特律先後都被居民放棄而紛紛南遷，尋找在冰天雪地中仍有最後一點熱力的太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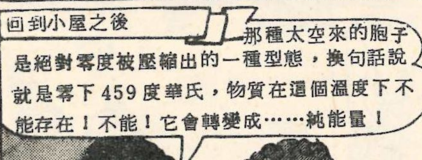



在北方那個不肯承認失敗的人正在繼續嘗試著各種試驗
又失敗了……而且我的電動馬達裡已經沒有液體留下了。
南茜，你一定要勸告吉姆休息一下，他會筋疲力盡而倒下的！


我要工作下去，一定有方法來擊敗這些東西。
吉姆，你是在找死！


如果我的死可以拯救全人類，我也瞑目了，看！那個馬達！它在動！但是…怎麼可能呢？它的能源已用完了！


布教授；南茜；你們知道這代表什麼嗎？我們得救了！
可憐的吉姆！唉！他太緊張而崩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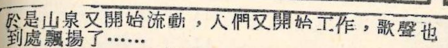

回到小屋之後
那種太空來的胞子是絕對零度被壓縮出的一種型態，換句話說就是零下459度華氏，物質在這個溫度下不能存在！不能！它會轉變成……純能量！




我們工作終於有了結果，那種胞子就是最完美的燃料！它們是純粹的能量！不是物質……全部的能量！我們所需要做的只是發明一種引擎來使用它們。


這位天體物理學家日以繼夜的工作，試驗又試驗終於發明了一種機器可以開始工作！
發射出熱量……把冰和雪融化，若有許多這種機器我們就可以重建地球過去的光榮


當這令人興奮的消息傳出來之後，那些已經失去希望的人又重新熱心的工作了
每天都有許多胞子機器用來消除冰雪，人們也都回到了他們的城市裡


於是山泉又開始流動，人們又開始工作，歌聲也到處飄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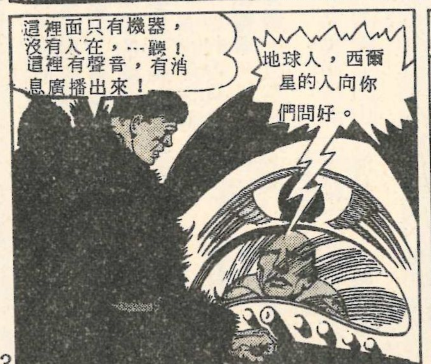

那些胞子機器可以做任何事！我們刷新了建築時間的記錄！


當地球快速建設的同時，軍事家也發展了一種新的炸彈……歷史上從未有的最有力的炸彈！
各位，用這種設計我們可以摧毀那個幾乎消滅我們的星球了。


那個炸彈發射到太空去了。
這個炸彈具有無比的威力，當它爆炸時可把西爾星炸得支離破碎！
轟！


這個飛彈是星際旅行的開端，各位，有了這些胞子引擎可超越地球的重力，我們還要感謝這些胞子呢

而此時，在北方冰天雪地中……
布教授！在那冰雪之下藏著一艘太空船！
走，我們去看看如果可能的話，找出它從那裡來的


這裡面只有機器，沒有人在，…聽！這裡有聲音，有消息廣播出來！
地球人，西爾星的人向你們問好。


當那機器傳達完了以後……
你懂嗎？教授，那些胞子原先是送來幫我們的，他們知道我們在研究原子能，送給我們一種更完美的燃料


但是它們教我們如何用胞子的太空船却出了意外而墜毀了
吉姆！那個炸彈！我們把胞子放在炸彈上向他們的星球發射出去了！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停止那個炸彈了！多諷刺啊！西爾星人送給我們胞子發展太空，我們卻先把他們給消滅了
完

海灘常有神秘音響

不要憂慮，如果你度假時在海灘有音樂聲尾隨着它或許是沙所發的音調。「歌唱的沙」在世界各地都有，被踐踏時會發出大聲、細碎的音或風笛的聲。

但沒有人知道所以然。像一九一五年所落的音樂雪片。它們是自然之謎。在埃及與以色列間的西奈半島的吉貝爾納古斯，聲音不停的在沙漠裡響着。

科學家們收聽了聲響，但不能說出原因。

他們也不能夠解釋奧里諾科河的「音樂崖」，最先係德國探險家亞力山大溫堪波爾特於二百年前聽見了。

科學家研究一九七七年及一九七八年的北美海岸隆隆聲，認為多與飛機衝破聲音障幕有關。但是，一百八十一個聲音仍未有解釋。

神秘的隆隆聲並不是新的。湯瑪斯．高爾德教授，住在紐約的英國出生的氣象家，把它叫做音管——由一個古老的義大利名稱而得來隆隆聲。

在一九〇六年三藩市地震之前，加州出現的隆隆聲引致某些科學家認為或許由於地下石塊互撞所造成。

一個米德蘭的家庭主婦，養飯時曾有可怖的經驗，沒有人能夠解釋。

一個像橙般大小的藍色火球在她灶上出現，向她發出響亮聲音。

她把它拂在一旁，手非常疼痛。這光射向地板，跟着一聲隆隆巨響，然後失踪了。

閃電球是倫敦大學的皇家何洛威學院的史諾夫的判斷。

他述及一個婦人的裙子被燒了六吋長，並將她左手灼腫。

閃電球是稀少的，而科學家不知道它成因或者為甚麼有閃電及發聲。

退休工程師基爾福和他的妻子菲莉絲，遷入蘇塞斯的希斯非爾特後，聽見客廳裡有聲音，像一個輪船引擎在遙遠處震動。

基爾福聽不到，當他們搜查屋裡，找不到噪音的理由。

倫敦芝爾西學院的李文泰爾博士屋裡設置錄音帶。發現在一定的時間內出現震動噪音。基爾福夫人說她能夠聽得見它。

執譯

這聲音水平低過多數人所聽不見。

李文泰爾博士說：「確有一種神秘的嗡嗡聲騷擾有些人。」

科學家們驚訝來自國家各地的類似的低微嗡嗡聲。有些歸咎航空騷擾，其他的收到無綫電訊號。

在古埃及，在第比斯附近的一個雕像每逢日出彈大豎琴。神話說，那是艾羅斯在早晨哀悼，她的兒子曼朗被大力士殺死。

聲音於雕像在一七零年重修後消失。

一個理論是這聲音可能因為空氣被吸入了石塊，因為它溫暖和擴張，造成這怪異的現象。

奇趣怪聞

美國巴爾的摩亞地方，有個非常奇怪的人名叫埃克，他的身體只得腰部以上的一截，腰之下既無腹部，也無雙足，在他出生時，人們斷言他只活兩三個鐘頭，奇怪的是他竟然活了下來，這個只有上截身體的人，天賦却十分聰穎，他能擔任多種技能。他是個第一流的繪圖家，樂隊指揮和作曲家，熟練的打字員，還懂得做手工藝品，表演魔術，當他適齡入學的時候，他和其他孩子一樣上學讀書，但別人用脚走路，他却用手當脚，步行到校。除此之外，他和其他孩子並無不同，一樣能夠玩球，演話劇，游泳。到十四歲他小學畢業了。埃克的畸形身體，對他的健康並無任何妨碍，直到今天，他甚麼東西都吃，也沒有生過甚麼疾病，他是在一九三〇年八月出生的，迄今還健在人世。

為何禮拜一死去的人最多？

●顏清南

你星期一是否會情緒低落……甚至感到生命不值得留戀呢？

若然，不用驚奇，因爲世上週一日去世的人較其他日子爲多，而且死亡的形式亦是不祥的——由自殺及遭蛇咬，以至意外及遭暗殺。

尤有甚者，倘不小心，死神可能在每一個角落窺伺機會，無論我們住在那裏。

不論用任何標準來衡量，從新出「生死的神祕」一書中所獲得的結論，都是令人震驚的。

在我們世界中，可以說有數以百計的死神使者，如有毒的昆虫，蛇、犬及狐等暴戾的動物。

倘若認爲住在英國可免受這些致命的風險，則請留意在家中，工作及運動時發生的意外，也是引致大量死傷的原因。

該書的顧問編輯，是蘇格蘭場法醫學家基輔森遜教授。

該書指出，世界上每週約有二千人自殺，騎電單車較駕駛汽車危險三十倍。

估計每年約有一百萬人死於昆虫。甚至一般的蒼蠅亦是一大禍害，牠可以傳播二十五種疾病。至於瘧蚊，可能是引致全球半數死亡的原因。

展示在眼前的，是一個嚴肅的前景：科學家承認地球上最後的生物將會是……。

但爲禍人類的，並非祇是昆虫。蛇每年約咬死四萬人。同時，每年約超過八百人，是被家畜如瘋狗及發狂的馬匹殺死。還要記着猴子及人猿可以把致命的疾病，如瘧病及肝炎傳染給人類的。

該書又談及命運。一九七四年，當倫敦希爾頓酒店的天橋遭北愛份子爆破時，有兩女子喪生。然而，她們中無一人當時應在該處出現的。其中一人找錯酒店，另一人則比約會時間遲到二十分鐘。

一九一四年，行刺弗特烈公爵的人，在塞拉耶佛下手失敗，但弗特烈公爵的司機轉錯彎，使兇徒獲得另一次機會。該暗殺事件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

該書以一系列數字指出戰爭的禍害。它說，在三十年戰爭中，有七百萬人被殺，現在，由於原子武器，死亡數字祇需在三十小時內便可由輻射造成同樣慘事。

即使在太平盛世，死神亦會在暗中伺機出動，尤其是在家中。最近的數字指出，在家中因意外死亡的人，較在街上出事的多。

在工作時，倘不小心，亦很易與死神爲伍。數字指出，一九七五年，英國工廠共有二百三十一人死亡，目前已承認最危險的是在鑽油浮台上工作。

運動亦不如所見的安全，出人意表的，在高爾夫球場及曲棍球場上死亡的人，較摔角及拳擊中的爲多。

但最令人悲哀的是自殺，每週在世界上有二千人自殺。醫生容易有此傾向，影星反較少。

同樣駭人的是謀殺數字。英國大部份兇手年紀在二十一至四十歲，在英格蘭及威爾斯，三分之一謀殺案是由家庭糾紛而起，祇有五分之一是陌生人所幹。

但情形最少比美國的好。每二十八分鐘，美國即有一人被謀殺。

五歲女童已經老死

●衞民

年方五歲的潘尼・范汀，於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四因「年老」和水痘而死亡。

這位小女孩因患罕見的老化病而住院。這種病就是衆所週知的柯凱尼併合症，該病使她每活一年，就老化十五至二十年。

醫生們說，她死亡之時，其生理的成長就等於一位九十歲的老婦人，她的身體甚至無法抵抗水痘的傳染。

自從一九三六年首次發現這疾病後，這種罕見的老化病，在醫學史上有紀錄可查者僅有五十次的病例。

潘尼在兩年前被發現患有柯凱尼併合症，從此她就住在醫院中。她的身體非常矮小，在她去世之時，其體重僅有九磅（四公斤），身高爲二十九吋（七十三公分）。

兒童醫院的女發言人歐百戀說，該院將以潘尼的名義成立一個紀念基金會，來救助兒童們在傳統經費支援來源沒有包括的各種醫藥上之需求。

潘尼患有老年人許多的病痛，諸如內障，聽力困難，齲齒和乾枯硬化的頭髮。醫生們認爲這種病是因爲身體的生長物質——去氧核糖核酸——缺乏修復其本身的能力。

潘尼的護士們說，這位蒼老的女孩經常伸手要人抱，當不能如願時，就悲哭得像個嬰孩，使她原本多皺的面孔，頻添更多的皺紋。

護士們說，她在醫院中，當她需要關心與照顧時，她唯一的話是「我發瘋了！」

在湖畔的一個城市基洛納城有如幾個水怪奧古波哥的雕像•

奧古波哥水怪

德芳譯

我凝視著加拿大奧卡納甘湖平靜湛藍的湖水，找尋着一個訊息。十分難以令人相信，在風景明信片上的景象可能會使一個强壯的男人心生恐懼，一條令人駭怕的蛇狀生物躲藏在這廣袤湖水深深的暗處。

在這個陽光普照的七月天，滑水者在湖面上飛駛而過，完全沒有考慮到，他們也許已侵犯到一個暴烈史前生物的領域。遠處愉快的快艇輕快地在雪露山頭的背景前掠過。沒有奧古波哥的踪影。奧古波哥是一隻七十呎長的水怪，三個世紀以來曾經在當地出現。

我的行程十分漫長，由芝加哥到加拿大英屬的哥倫比亞區，着手進行幽浮雜誌主編要我撰寫的關於北美洲「民斯湖水怪」的一首故事。在我五天停留期間的發現，那個水中生物並未按時出現，它並無義務必須如此做。但是我的行動並非徒勞無功，我在奧古波哥的傳聞中又加上了一些逸事。

當我在英屬哥倫比亞威士特班克（離美國華盛頓

州邊界大約六十英哩）停留的第二天，我沿着十英哩長的湖周邊漫步，這個湖由任何一端看去，可以看到湖的尾端，這是個八十英哩長的寒冷藍色水域。好像蘇格蘭的尼斯湖一樣，奧卡納甘湖也是在冰河時期形成的，並且是位在一條自然的周道之上。它的軸綫直接順着强勁的風向，這也使得它利於操舟航行。

一份由加拿大政府觀光局所提供的指導手冊中表示，這條巨蛇是在一世紀以前被奧卡納甘的印地安人所發現，他們叫牠爲「納哈哈伊克」，意思是「水中聖蛇」。印地安人渡湖的時候，都必須在他們的獨木舟中帶着雞、豬和其他的小動物作爲誘餌，如果這隻蛇神浮出水面，這些誘餌便拋向怪蛇，使人們便以逃生。

在一個印地安的傳說中述說了汀巴斯克特酋長的愚行，他是一個被挑選出來被古老傳統對抗的懷疑論者。他帶着他的家人在一個叫暴風點的地方渡湖，那個地點靠近那隻怪物長久居留的處所響尾蛇島，他遭到一陣發出其來暴風雨的襲擊，然後一個馬頭的巨蛇浮出水面，他的太太和孩子從此消失在無底的深淵之中，剩下的祇有獨木舟的一些碎片。

奧卡納甘地方的居民和其他的人們爲著禮儀的目的而雕出了一個巨蛇的類似形象（目前這個形象被保留在加拿大博物館中），他們以此來作爲「納哈哈伊克」法力的證明。對契努克印地安人而言，這隻巨蛇有許多個名字，最通行的一個名字的意思乃是「湖中的邪惡動物」。牠的正式名字「奧古波哥」完全是印地安語的發音。這個名字來自一九二六年在加拿大流行的一首英國歌曲，就在那一年牠也成爲一個地理標誌的代號，並且以法律保護牠免受獵人捕殺。響尾蛇島也改名爲奧古波哥島。

對於水中怪物的描述，却依其在湖中不同的目擊區域而不同（一如幽浮，和奧古波哥的遭遇也稱之爲「目擊」）。在奇洛納一個漆成綠色的雕像，相似於一個馬首蛇，有一個紅色叉狀的舌頭，像號角而且直立的耳朵。在佛倫地方的另一個雕像，在一個噴泉旁邊，十分類似一隻龍，有一個巨大的張着嘴巴，和一對銅鈴般的眼睛。這兩個雕像相同之點乃是長而且彎曲的身子，並且有着巨大對生的背鰭。

在紀錄中頭一個目擊水怪的非印地安人乃是蘇珊•艾力生太太，一位住在湖西岸農莊主人的妻子，他

奧古波哥
70呎長

大白鯊20呎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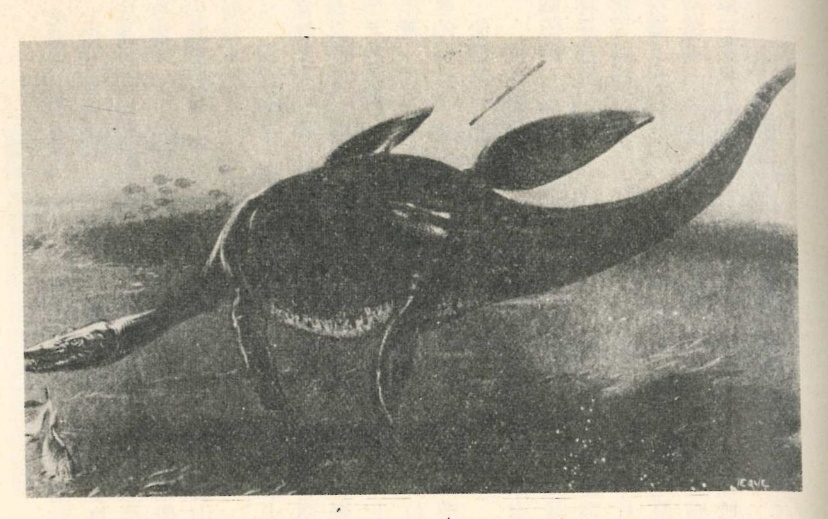
人 6 呎高

在湖畔等着她丈夫由奧卡納甘渡湖回來。當時水面是風暴而且能見度有限，這時她突然瞥見了她後來描述的「巨大的樹幹或是木材浮在湖面之上」。那根木材突然由一個浪頭後冒出，露出奧古波哥醜陋的頭顱。

由於被她所發現的景象所驚嚇，艾力生太太把她所見到的景象向她丈夫描述，艾力生勸告他太太不要告訴任何人，以免成爲「一個遭人嘲笑的對象」。

但是，艾力生太太也許並不會因透露她的遭遇而受到困擾，因爲從那時以後那隻水怪便按時地出現示警。而且隨着當地居民人數增加，水怪被人目擊的次數也隨之增加。在本世紀初之時，一個叫做赫伯・力生的基洛納漁民，在奧古波哥湖中網魚之時，有一個力量十分巨大的生物咬住了餌，他顯然未能想到切斷魚網來逃生。此後不久，一個十歲的女孩子，在她佛倫的家中渡暑假時，在岸邊目覩數碼之外怪蛇的行動。到了一九六八年，茹絲、羅賓遜太太回述了她在那一天所遭遇的恐怖，並且拒絕任何代價要他再次上船。

在一九二〇年代，奧卡納甘湖上的汽艇、渡船和拖貨船穿梭如織，在那些船隻上的船員經常目覩奧古



這是藝術家對巨大水怪的素描

波哥。這種現象的消息傳遍了西北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國各地的獵人齊聚在湖畔，意圖殺死那個怪物。帶着長槍的獵人在兩岸守望了好幾個禮拜，但是奧古波哥似乎十分聰明地決定不露面。

在那個月稍晚，禁酒主義者約翰・洛基，他是一位早期的殖民者，他開車載着一家人由教堂回家。他十一歲的孫子十分興奮地指著數碼之外的湖面。令洛基十分驚訝的是，奧古波哥正跟着時速三十英哩的汽車前進。這場競賽持續了大約三英哩，一直到沿湖的公路轉離湖面，然後那條巨蛇也同樣遠去。根據洛基所說，巨蛇的頭類似一個牛頭狗和羊的雜交怪物，它的身體大約有二十呎長。

幸好，今天當地的居民十分樂於談論奧古波哥，認爲牠是一個危險但是很可愛的動物。事實上，那些我訪問的人似乎十分高興我如此千里迢迢地趕來，探訪他們這裏最出名的一個生物。一位留着大鬍子的咖啡店老闆喬告訴我說，「你永遠也摸不準牠何時會浮出水面來，你必須儘可能地經常留在湖畔。當你看到水鴨像發瘋似的跳出水面時，你知道牠必在附近。」

當地人所說的「奧古波哥氣候」，乃是指溽熱的

七月、八月和九月，那些溫度濕度高而且風勢強勁時。這便是這個生物最常出現的時候。搜尋者都知道，如果牠要出現，必定會在平靜的湖面上掀起長而且高的浪頭。一位體育用品店的經理吉姆說，「趕快乘船出去跟着浪頭，你必須夠快才能一睹這個生物的廬山眞面目。」

根據當地一些奧古波哥搜尋者的說法，湖水中的怪物不是一個而是兩個。而且可能其中之一或者兩個都具備了可以走上陸地的脚。這一對怪物結伴在湖中游水的景象，曾經在一九四九、一九五九和一九七六年被一些可信賴的目擊者看到過。一九七七年一位年輕的女性滑水者，看到這兩隻怪物並排在幾呎外游動，使她驚駭失措地逃回岸上，並且嚇得休克。

在湖邊沙洲上，曾經發現過巨大的脚印，而這些脚印已可以肯定不是人類所造成。這足跡看起來像是杯子形狀，十分相似於一隻巨大蜥蜴的足印，這種生物可以同時生存於水中和岸上。在一九七〇年二月，根據二十位目擊者的說辭，奧古波哥在奇洛納牠的雕像旁游動，牠踢動着像是四個脚以致水花四濺。在湖西岸三次目睹怪物的居民艾伯特·摩爾說，「我看到牠踢起的水波高達三英呎高，當牠快速游動時，可以造成三十呎寬的水波。」

科學家們不願意認爲奧古波哥是一隻眞實存在的湖中怪物。曼尼托巴大學的副教授華德瑪·尼恩認爲，大多數目擊此一爬蟲類怪物的事實，都是由於「湖面溫度變化」造成的視覺幻象。這種情形的發生乃是由於在湖面上的空氣十分溫熱，而湖水却一直冰冷的緣故。相類似的物體諸如浮木便會因折射光綫而變形，使得這個物體好像是彎曲起伏的一條大蛇。這種說法並非是要推翻這個尚未確定動物或生物的存在。尼恩教授承認，在聲納的資料以及水底攝影的照片中，有十分特殊的證據使得他的說法無法自圓。

對於目視過奧古波哥的人士來說，這種解釋聽起來比較像藉口而不像對此生物存在的解釋。

一位教育程度良好的建設營造商吉姆·西蒙斯，他每年一度由多倫多到奧卡納甘湖的旅行，曾經兩度得以一睹水怪眞面目。他說，「我的直覺告訴我，在這個世界上必然有一些沒有人見過的生物存在，爲什麼我們要認爲我們清楚所有的事情，縱使指我們這個行星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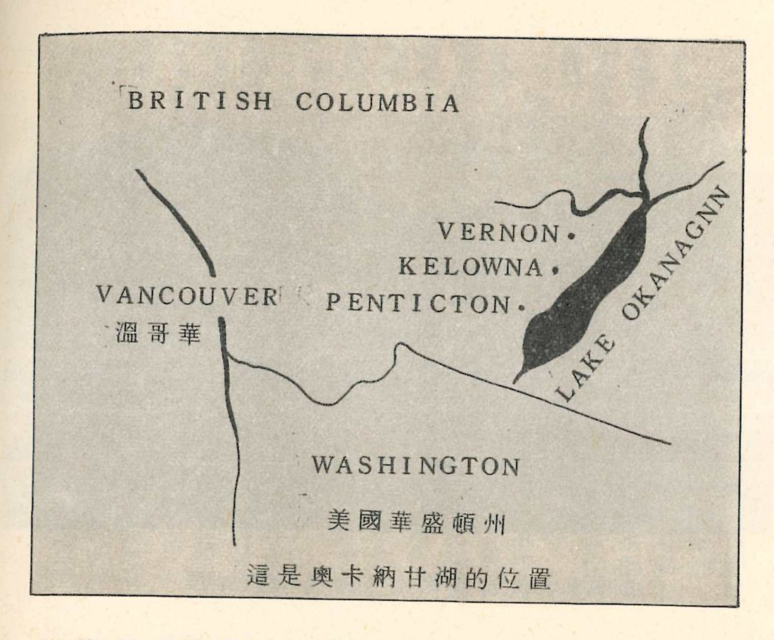


這是奧古波哥經常出沒的奧卡納甘湖

如溫哥華水族館的莫瑞、紐曼博士認爲，奧古波哥很可能是一隻巨大的白蛇或者是一隻蜥蜴，但是愈來愈多的證據指出這隻怪物是一隻蛇頸龍—一種水族的恐龍，一種絕跡已久的巨型蜥蜴。如同蘇格蘭的尼斯湖，奧卡納甘湖一度是海洋的一部分，一直到上一次冰河時期開始融化並且變化成爲這個樣子。當陸地昇起水面爲陸地包圍，而其中淡水替換海水的過程十分緩慢，使得海中生物足以適應它的新環境。

如果奧古波哥存在的話，牠很可能是這些哺乳類水中生物的後裔之一，生存並且成長於山中湖泊的深淵之中已有百萬年之久。至少有一次目擊指出，在其中有一隻雌的「奧古波哥」足以將這種類的生物傳嗣下去。在一九四八年的冬季中，一位當地的巴士駕駛唐納·洛司和車上的乘客十分興奮的注視着四個十英呎生物在水中騰躍。他說，「我立即知道牠們是些什麼，牠們都是奧古波哥的幼畜。」

最令人驚訝的目擊事件也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在湖西岸發生的。一位和家人由溫哥華來渡假的艾迪·佛列屈，他正駕着一艘動力船隻載着十四歲的女兒駛過湖面，奧古波哥突然擋住了船的去路，他緊急



這是奧卡納甘湖的位置

地關掉了船上的引擎，以免撞上「一個看起來有七十英呎長的巨蛇。」

那隻「怪物」扭動牠的身軀在湖面上游動。牠粗大的頭部和長而且尖細的脖子可以很清楚地在水面下方瞥清。當牠游近到船邊十五呎以內時，好幾個四脚的蛇峯突然出現在眼中。佛列屈注視着巨蛇在漩渦泡沫中消失，然後便出現了通常伴隨奧古波哥出現後的典型浪潮。

在成千上萬人被這個水怪的突然出現驚嚇之時，還沒有一個人得到一張確定的照片。一九七七年夏季，由基洛納CHBC電視台的影片小組人員希望成爲首度獲得此種資料的單位。在七月二十三日夜間，一群勇敢的志願的水肺潛水者，以防鯊的檻子沈入水底三十英呎處，同時直昇機以明亮的點狀燈光照亮水底深處。這些潛水者徹夜的等待，防水的水底電影攝影機隨時待命，但是奧古波哥再次「決定」隱藏不出。

在我訪問該地的第三天便輪到我上場了。我在加强研究過所有有關這個生物的習性之後，我們第五度前往探險，用一艘玻璃纖維的划舟，一種保證不會沉沒的船隻。由於我不是一個善於長距離的泳者，爲了

進一步的預防，我穿了一件亮橘色的救生夾克，這件夾克遭致好些當地漁人不以爲然的眼光。

我選擇出「海」的那天早晨十分陰鬱，但是我的Nikon-F 型相機中裝了高速度的軟片，足以在最昏暗的光綫下照出最清晰的照片來。縱使那天是一個炎熱而濕悶的天氣，但是可能由於快速逼近的暴風，使得在湖上泛舟的人很少。這一次我划到奧古波哥島和湖岸的半途，然後躺在一個充氣的墊子上。這眞是一種最愉快的謀生方式，一面想着便一面進入了夢鄉。

一陣突發的閃電使我跌回現實，然後水鳥突然飛起，我認爲大概是被這一聲巨響驚嚇所致。爲了想要在下雨之前趕回岸上，便用力划動着船槳。在那時奧古波哥已遠離我的腦海，因此我幾乎沒有注意到在我路經左方浮起的陣陣氣泡。

天空似乎突然裂開了，向我兜頭淋下針狀的雨點，隨着冷冽的微風。然後我看到了牠。是一群魚排成一條綫在游動嗎？不是的。但是它看起來是如此柔和地在游動着。丟下了船槳，我打開了掛在脖子上照相機的鏡頭蓋子，由觀物鏡中向外望去。一隻巨大彎曲狀的東西出現在波濤洶湧的水上，並且有好幾個駝峯跟在後面。我按下了幾次快門，然後牠便失去踪影。我是否眞的如此幸運地捕捉了巨大怪獸的浮光片影呢？

第二天我把底片送往冲洗處，結果發現我可能弄到了十年來的一個獨家資料。但是所有的曝光照片顯示祇有黑色的水面和幾個暗色的點狀物，那可能是任何東西─小魚、棒子、木材或是其他雜物。這難道是一次視覺幻象嗎？我不以爲然，至少這不是我準備告訴我孫子的故事。

拍攝奧古波哥的工作將要集中許多配備了精密攝影器材的人員，並且將不祇花費一天的工夫，可能要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希望這個生物在那停留的夠久讓我們知道牠究竟是什麼東西以及牠究竟在那幹什麼？在我寫此文之時，加拿大政府已計畫在奧卡納甘湖中播下落葉劑（曾經在越南戰場上使用過），來清除在那裏繁殖甚茂盛的一種亞洲雜草。當地居民正在反對該一計畫，擔心汚染了水源並且會絕跡當地湖中的野生動物。在經過幾世紀未受世人騷擾的平靜局面，奧古波哥似乎也將列入絕跡生物之林。甚至在我們知悉牠是何方神聖之前。

明天不再來

原著：Spencer Strong

中譯本由照明出版社發行

著名的文學家威爾斯在一八九五年寫了一本有關「時光機器」的科幻小說，而史偉士在一九八〇年真正的做出了一部這樣的機器。

威爾斯小說裏的那位英雄到底跑去未來的那一年我已經記不清了，好像是未來的一百萬年後吧，簡直是到了盡頭了。

史偉士雖然也像書裏的主角那樣愛好冒險，他自製的那部機器却祇能向未來跑個三年而已。不過這就夠了！到了一九八三年，時間旅行的理論已經進步了一些。他可以用改進的理論做一部新機器再往前走個十年左右。

然後在一九九三年他又可以找到一部更進步的「時光機器」把他送上到未來一百年的地方。再以後就可以走好幾千年了。

雖然愛因斯坦也許會明白那部時間旅行機器的作用原理。我和你大概是弄不懂的。所以這方面我們還是免談吧！總而言之，這部所謂「時車」就像是一部小轎車一般。坐上去慢慢走大概可以從正午一下子跳到半夜。不過假如加快油門的話是可以走的更快的。

於是史偉士就坐進他的「時車」裏，然後發動機器，三十六個月一下子就過去了。這可不是蓋的，史偉士確確實實的到了一九八三年。

奇怪的就是地球居然沒有在那裡。史偉士好像除了通過了一段時間之外還通過了一段空間。四面八方都是漆黑的虛空。他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只小蒼蠅飛進了一個大體育館一樣，你可以想像這有多狼狽。

他仔細研究外面的星空，突然看到了——土星！

土星看起來又大又亮！就像是在地球上看月亮一般！

等一等！不對！

那就是月亮！不是甚麼土星！月亮甚麼時候有了隕石環的？

於是史偉士跑回一九八一年，到外面去買了一份報紙。只見標題上寫著：

核子大戰一觸即發

各位！那個所謂月球的隕石環原來是地球的碎片！原子彈把地球炸成了碎片，其中一些碎片環繞月球形成了月環！

這個傢伙史偉士一聲不吭。鑽進他的「時車」裏，然後拼命往回跑，一直跑到第十九世紀，一八九〇年。就停在那裏。

還是老日子好！

（譯自Perry Rhodan英譯本第34集附錄）

第四世界



惠正譯

人類發現了冰凍的古代動物口裡仍銜著捕獲物。人類在南極洲的永凍層下發現了具大的煤礦藏量。

當你面對浩瀚的太平洋時，心中作何感想？你一定奇怪爲什麼石油礦藏深埋在地底下。有人說那是古代動植物的結果，但是爲什麼又深埋在幾英哩的地層之中？

因爲——地球表面經過幾百萬年的變動，高山峻嶺經過不斷地起落下降……這些地質學的理論，事實上並無法滿足我們心懷的疑竇。

●爲老問題提供新答案●

那麼，讓我們從三方面下手：科學、哲學、心理學。到時你就知道後二者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了。

我們所精研的項目有：著作、民間傳說、和世界各地的新舊發現。

所研究的民族是：埃及、美洲印第安族、馬牙族、西藏、波斯、印度、西臘、羅馬及中國。



我們是一群科技研究人員。我們將各民族的傳說視爲一種神話。因爲每一個民族的傳說綜合起來，總不外源自一種概念。

總括言之，地球歷經了三次大災難，每一次災難都使地軸移動、地球軌道變遷，甚至軌道轉向。

而每一次的災難也都使地球薄弱的地殼發生劇變：地殼變動、潮汐改變、火口爆發、大洪水等使陸地海洋變遷移動。

●陸起陸沈●

每次的劇變都留下後遺症：幾英哩的陸塊或整個大陸地塊沈落或上升，結果地球又變成另一新世界。

我想提示各位：有一些外星人（也許是從月亮來的也說不定）在控制這些變動。

但是我不贊同梵林克夫斯基（Velinkovsky）或者佛洛伊德的研究方法：他們收集了各種資料，然後套入一項公式中，完成自己牽強的理論。我以最科學的方法研究我們將討論的問題。

我假設地表會有三次變動。梵林克夫斯基的研究中，只提出了一次變動，我這多餘的二次變動可能遭來異議，但是這二次變動是「人爲」的，也正是我們的理論所以出奇的所在。

●地球變動的沿革●

地球第一世界：終止於公元前五萬年—六萬年—第一冰河期。

災禍：地震、火災、火山爆發、陸地遷移。

行星改變：地球軌道改變、軌道轉向、地極移動。

災禍原因：由於氣體擴張結果，引起地殼突然爆

裂。

地球第二世界：終止於公元前二萬八千年—三萬年。

災禍：地震、大洪水（挪亞或其它）、火山爆發、陸地遷移。

行星改變：地軸移動、外星體主要干擾—可能來自月亮。

災禍原因：人類濫用科技。

地球第三世界：終止於公元前一萬年——一萬二千年。

災禍：第三冰河期、洪水、火口爆發、地震。

行星改變：地軸移動、地球軌道可能的擴張。

災難原因：戰爭

地球第四世界：正在進行中。

以上是概要，不是決定性的文字。主要目的在激起地質、考古學家更積極的進行探索工作。

上表中所列出的災禍中，有二次引起的原因和當時所發展的科技有關。

以下，我們將列出地質和考古學上的證據。

根據人類學家理查李基（Richard E.Leaky）的報告：三七三三號頭蓋骨爲人屬構造，時間是公元前一百三十萬年到一百六十萬年。四〇六號頭蓋骨生存的時間與前者同，但是卻屬原始人類。由此可證，眞正的人類曾經與早期人類同處於世。

一九七六年十月號「科學文摘」提及在加拿大發掘出的公元前二萬五千的嬰孩。在美國西南海岸加州聖地牙哥附近，和賓州西洨堡（東南海岸）附近挖掘出公元前二萬年到四萬八千年的文明遺跡。在美國中部伊利諾州考斯特迪格則發掘到公元前八千年的文明，目前仍在挖掘當中。

中國的大戈壁沙漠底下必定隱埋著古老而燦爛的文化。

根據房．鄧及肯（Von Daniken ）的報告：土耳其地底幾層樓房的深處裏，隱埋著許多城市，每個城市的居民至少在一萬人左右。

秘魯的提阿璜那溝（Tiahuanaco）古城曾經是一座美麗的港市。時間大約在公元前一萬五千年到二十五萬年。由於地殼的變動，港市升起爲海拔二英哩的高原地。高原地的起升年代約在公元前八千年左右。我們可以在高原上找到成堆的貝殼。但是沒有人曉得此城是由誰建造起來的。

考古學家在蘇俄佛拉迪米附近，挖掘到一個男子，身穿絲綢綉花衣褲，手帶珠寶，時間是在公元前五萬二千年。在拿玻里海灣，一座公元前一萬七千年到



一萬年之間的古廟自水中漂浮上來。

具有智慧的人類曾經在地球上四處居住。山頂洞人很可能是地殼變動後殘餘的人類。

●這是一個變動的時代●

從古老的傳說中，我們得到了許多的資料。

根據荷貝（Hopi）傳說，人類目前處在第四世界之中。每一次地球劇變都會產生一個不同的世界。

阿茲特克族（Aztec）和中美洲的許多文明都相信這種傳說。

我們從馬牙族和埃及的文鑑中也可以找到許多資料，其中之一是地球的軌道曾經比現在小，每年只有三百六十天的長度。

有一位古代歷史學家說，太陽曾經從天上在不同的地方四次起落，從「西邊」升起兩次，往「東方」落下二次。

在埃及聖毛斯（Senmuth）地海需浦蘇特（Hatshepusut）女拱門的墓碑上有二個天文圖，其中一個刻著今日所用的時辰；另一個刻著指針指向「東方」——今日的西方。

印度的史瓦茲提加（Swatstica）原意是太陽的運轉，據喬茲瓦說，史瓦茲提加有時會朝兩個方向指示。

由大西洋底海底山脈找出的貝殼顯示，此山脈在公元一萬二千年前曾在海拔高處。

地球引力範圍在大約公元前一萬二千五百年前曾經改變過。蒲魯塔克（西臘傳記家西元四六？——一二〇？）和亞里斯多德（以及創世紀一章：五節、詩篇七十二——七十五章）皆記述地球沒有月亮照耀時的時期。

和秘魯的提阿璜那溝古城由海岸上升到高原一例相同，西藏的高原上也發現過許多貝殼和海底化石。

研究夏威夷到復活島文明的專家們已經定了一個理論，他們認為由美國印第安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的神廟，我們可以看出古代美洲大陸西部曾有地層陷落的現象。

●也是一個科學與戰爭的時代●

根據荷貝傳說，在地球第三世界的時代裏，人類駕在會飛的戰爭盾牌上，前去攻擊敵方的城市。這些會飛的盾牌是什麼東西？實在值得我們思考。

國際印度梵文研究學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Sanskrit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dia）曾經致力翻譯這一方面的古代文件。其中包括飛行物、隱形術，及毀滅敵人的各種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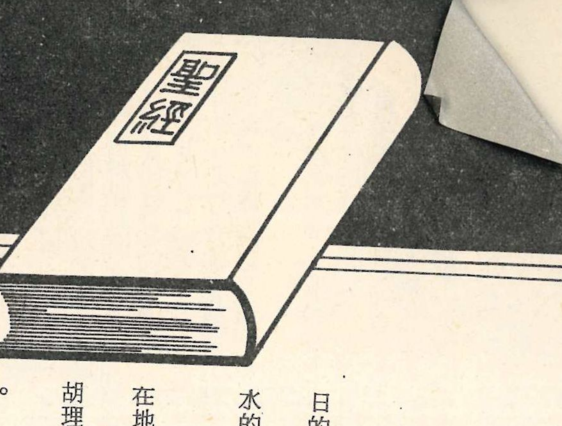
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 印度古代的敘事詩之一）所吟唱的內容，相信在西元一九四四年年代，很少人會接受其中的觀念。它的內容是：公元前四千——八千年之間，人類被「聖火」（Divine Fire ）所干擾，地殼崩裂，六千萬人民一夜之間被消滅。天上的熾熱彷若有一萬個太陽在照耀，煙火彌漫。死亡的敵人毛髮和指甲全部脫落。唯一能解救自身的辦法是跳入河中洗濯。印度的「聖河」是否肇始如斯？這些事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根據西藏喇嘛羅伯宋・蘭巴（Lobsong Rampa ）所言，由於戰爭的原因，地球已經遭到三或四次的劇變。

又根據預言家凱恩（E. Cayce ）的研究，地球的劇變皆歸因於人類濫用科技。

總而言之，人類具有絕頂的知識。雖然人類創造科技，又被科技摧毀，在公元前六萬年的時代裡，人類已經發明了科技。地軸曾經移動位置。上古人類很可能曾經與外星人有文化交流，此外星很可能是月球。人類創造的力量使地球產生了變動，產生了一切洪水，地震和火山爆發的災難。這些災難引起了陸地，海洋、高山與氣候的變遷。

以上這種三合一的研究態度是否比簡單的地質學理論有趣得多？它是否回答了我們疑惑的問題？當然其中也有疏漏或簡而化之的地方，但是我們所要強調的是人類目前將要面臨的危機。非藉：科學、哲學和心理學這三個整體性的元素，我們無法避免地球第四次的劇變。



創世紀似非盡是神話

長怡譯

電報祇有幾個字：「我們發現洪水」。幾分鐘內，查理士胡理爵士領導在今日的伊拉克所在，美索不達米亞考古探險隊的發現，已傳遍全球通訊社。

這消息重新喚起幾百年來歷史學家之間，關於「聖經」上所載挪亞方舟和洪水的爭論。

「聖經」(創世紀第七章）這樣寫：

「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全家都要進入方舟，因爲再過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晝夜。」

不信的人，一直對舊約聖經裡記載的奇跡質疑，認爲祇不過是神話故事。但胡理爵士的發現，證明這奇跡確發生過的許多現代研究之一。

一九二九年胡理率領英美探險隊往沙漠去，接近幼發拉底河流入波斯灣之處。

六年裡，他的探險隊在艾爾城國王陵塚所在的平頂丘陵地帶挖掘。「聖經」記載阿伯拉罕是自該城「出發的」。

他們在沙下發現廟宇，水泉，和烘麵包爐子。胡理與高采烈報告稱：「經過三千八百年，我們生了火，用世上最古老的廚房。」

他們挖掘坑道直達坭層。

十呎泥層底下有陶瓷和其他人類居住的跡象。胡理斷稱唯一解釋是洪水。大海遺下了藏在泥裡的海洋生物。

他估計一塊長四百哩，濶一百哩的地被水掩沒。

然後，在一九四〇年爬山人士在土耳其阿拉勒山「聖經」記載方舟終停在這裡一萬三千呎高處，看到一艘古老木船的船首藏在冰裡。

一九四五年，一架俄國飛機在一萬七千呎飛越阿拉勒山時，機員報告發現奇異物體。他們形容它是一隻躺在一個冰湖畔的巨型船隻。

機師這樣紀錄：「短矮的桅杆，彎彎的甲板，似乎設計者預備大浪冲上去的形式。」

五年前，一個美國探險隊五度登阿拉勒山，發現用製方舟的哥斐木。

探險隊長湯克羅斯達說，炭齡表示哥斐木（聖經給橡樹的名稱）應有四、五千年歷史。

法國探險家范南那華拉，已花了廿年找方舟踪跡。

六十年代後期，他在一萬六千呎處有兩個重大發現。在一隙縫裡，他發現一條橫樑，上有航海用鐵環，埋在冰裡。

一九六九年，他在冰川下的泥裡，找到一塊空白的長方形木頭浮着。他後來說炭齡證實該木的年齡爲四四八四歲——應是洪水之期。

創世紀亦載巴別城的故事，挪亞的後裔建造那塔，希望直達天堂，但未完成。

「聖經」說，「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到了寫新約時，全城已倒塌。

圖書目錄

創世紀似非盡是神話

法人范南・那華拉發現方舟

一八九九年，德國考古學家羅拔都維，開始在百達城南六十五哩挖掘，這是「聖經」裡的巴比倫城所在。

他挖到一個四面塔的基層，每面二三八呎。也發現有古文雕刻的泥板石板。一個這樣寫着：建造這座名城開罪了諸神。一個晚上，他們破壞了所建造的。

另一個謎是參孫的故事（士師記十六章）。聖經記載參孫愛上大利拉後，非利士人給她錢，叫她找出他力氣的秘密。她剪去他的頭髮，把他出賣後，他變得軟弱無力，被敵人所捕。非利士人弄瞎他的眼，把他關在迦薩一個牢裡。然後一大堆群衆，聚在他們的神大袞的神廟，把參孫作爲祭品。他們戲弄參孫，然後使他站在兩柱中間靠一靠。他用雙手各抱一根柱子，「就盡力屈身」使廟宇倒塌。是否又是玄疑？

愛爾蘭考古學家史釗活・麥阿理斯達，七十年前在另一非利士城紀薩開始挖掘。

他發現一座建築物的地基，牆壁厚四呎。但最重要的是他發現三根柱子的底部，每根直徑三呎六寸。

麥阿理斯達論稱，參遜把三根石柱推離基石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柱子是木造的則可能。

麥阿理斯達找不到其他痕跡，足以表示支撐廟宇的柱子是石造的。如果是木造的，那早腐朽化爲塵了。

培養中國新一代的科學家

• 本書是按照一年四季大自然的變化，每天一個故事，以最明白淺近的文字，配合優美生動的圖畫，解說自然的奧祕。

說給兒童聽的科學故事／兒童自己看的注音科學童話

晚安科學童話 365（上）

照明兒童叢書

說給兒童聽的科學故事　兒童自己看的注音科學童話

晚安科學童話 365（下）

照明兒童叢書／照明出版社

• 菊版16開豪華精裝本。上下兩冊分裝，每冊560餘頁。
• 兩本合購500元整。預約八折，十月底截止。

照明出版社

郵撥：108948照明出版社帳戶
地址：北市和平西路１段143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台北門市部：中華書城（忠孝西路一段209號地下樓）